

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

從軍

(四幕抗戰喜劇)

著編會思王 沅上余

行印局書中

劇字

145

從 軍 樂

——四幕抗戰喜劇——

〔人物〕

丁振東——年約二十二歲，法律系學生。拙於言談，然而能够把他的理想用行動表現出來。

丁發德——丁父，大商人，年約五十多歲。他明白國家與個人的關係，然而極不透徹。

丁母——年約四十餘歲，典型的舊式婦人。腫滿肚子是三從四德，她偏向着她親生的兒子振

東。

丁振寰——振東之兄，年約三十餘歲。他是一個「好兒子」「好丈夫」，他所關心的只是怎樣經營他父親辛辛苦苦掙下的那分買賣，怎樣賺錢。

丁 姨——舊式賢良婦人，將近三十歲。

沈克敏——振東之未婚妻，生物系學生。大家閨秀，又受了新思潮的洗禮，二十歲左右。

李超虹——長頭髮，詩人，吸煙斗，愛說笑話。西裝，眼鏡。三十歲左右。

錢守之——丁父之友，紳士。胡塗，口吃，言語叫人發笑，五十開外。



徐千里——化驗家，學著風塵，可有幾分銳氣。三十歲左右。

杜一鳴——通俗白話報社長，思想清晰。四十歲左右。

趙伯年——茶館老板，四十開外。

小紅——趙之女，十七八歲。

楊少奎——二十二三歲，糧店少東。

張半仙——江湖算命的。

方道升——小紅之表兄，黨兵管。

張金榜——班長。

孫得標——士兵。

鷄狗子——士兵。

第一幕

【時間】上午十一點鐘左右。

【佈景】丁宅的客廳，由佈置可以見出主人很有

錢，然而並不見得有審美能力。右牆有一個開着的門，通向廳。左牆前方有一個門，通向室。後牆右邊有一個門，通向外間，左邊有一個窗子。

屋子右方擺着一個長沙發，沙發後面有一把椅子，前面有兩把椅子，左方有一張圓桌，周圍擺着幾把椅子。

早晨十一點左右，陽光射進來，屋子裏的空氣活潑，熱鬧。

開幕時一陣喧嘩，笑語，有的喧嘩，有的撻瓜子，好不熱鬧。李超虹相對

盤纏守之唱完頭段「登來寶」，此時又拍着手對丁太太唱二段：「老太太，造化高，吃齋念佛把香燒，子孝孫賢媳婦好，又愛狗來又愛豬，且莫燒香求神鬼，東洋鬼子動槍刀；省下香錢買物品，傷兵醫院走一走。好傷兵，有功勞，病好還把夏子期；這是整團活菩薩，求財拜佛好贈錢！」惹得大家更加好笑起來。唱到後半段，主人丁致遠似乎不甚高興了，坐在一隅，扭開身子不理他們。振東原是獨自站在屋子外面看報的，此時反感到興趣，點頭點腦，到臨了還拍報鼓掌，可沒有人附和，除了杜一鳴。但他也附和得不久，因為丁母顯然是生氣了，頭也不回的走進了後院。李超虹

還是不肯罷休，又啼皮淫險的到了嫂面
前續唱三段：「少奶奶，命不苦，又受
打轉又跳舞，胖志團滑狐狸皮，鑽石戒
指二千五。命兒雖好國不强，大砲飛機
猛如虎！戒指拿去獻國家，也好招兵保
國土。保國土，仗大家，殺得敵人如落
花。紅中白板成何用？勸你別學大傻瓜
！」不等他唱完，丁嫂早已羞得面紅耳
赤，無地容身了。

母（在內）大少奶，過來！（嫂下）

寶 得了，得了，老李。那兒跑來這麼一個瘋子
？都是振東運氣不好，輕易撈不着在家裏過個
生日，好容易過個生日，又來了這麼一個瘋子
，（玩笑地）老李，你要再鬧，我可就把你送
到瘋人院裏去了。

錢 李先生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？你從進門起
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就唱了這麼半天，在哪兒學
來的喲？

李 我剛才來的時候，走過東街，正碰濟學生宣
傳隊在那兒演街頭劇，演完了，又唱「救來寶」
，還把詞兒印了出來，發給發發。我搶了一張
，在車上就背熟了兩段。

杜 詞在哪兒？我拿到我們的「通俗白話報」去
發表去。

李 啞！拿去。（摸出傳單給杜，杜拿着看）

杜（一面看）哈哈，還幾句妙極了。（振東走
過去，把傳單裝到手中）

東（念末段）「這一架，老和少，一心愛國真
地道。大爺本是小軍官，正在前方放槍砲。二
爺也去了了軍，學坐飛機滿天繞。三爺……」

父（過去一把，把傳單抓在手裏）什麼！胡說八道！一家子都當兵！

錢 咳，這個年頭也真變了。古人說：「好鐵不打釘，好男不當兵，」如今弄得不管李四張三，誰都要去當兵了！

父 誰說不是。上海打起來的時候，就連我這個畜生振東，也嚷嚷着要去當兵哪。當兵！哼！

錢 笑話，憑我們這樣的人去當兵！

父 誰說不是，算是說好說歹給我們勸住了。誰知道昨天晚上他到沈家那兒去了回來，又想出個新主意來了。

錢 馬上跟克敏結婚，是不是？（丁父搖頭）

寶 真不知道這份家當又是要捐錢，獻金，是不是？掙來的多麼艱難！

父 要是捐錢獻金就好了。你萬萬想不到！

杜 要。訂婚戒指，對不對？

父 對了！這戒指怎麼捐的！

錢 哈哈！婚還沒有請到要先把訂婚戒指捐掉！母（自內出）什麼，又要當兵，又要捐訂婚戒指，這是怎麼說的！

寶 我真不明白，要是當兵，這錢也罷了，老二偏偏要學時髦，捐什麼戒指，我真不懂！

母 我也不懂。

東 大哥，錢自然是要捐的，金子還是不要獻的。可共捐訂婚戒指，另外有一番意思，說是說，這這麼「親近」的東西，都要貢獻給國家，更不用說別的了。

母 得了，得了，這這孩子，叫我國家大事了把。一年三百六十六天只有一天是你的生日，還不自個兒張羅着樂一樂。我叫人預備點心去

了。(六下)

錢說的話，倒是很敏痛快的樂一下子。往年他總到振東的生日，他總是鬧巧不在家。今年日本鬼子，上海的學堂上不成，他才落得好好的在索索過一個生日。想不到日本鬼子竟全你們了，哈哈。

東（實在忍不住）不錯，成全了我們了。錢老伯，你可知道錢區有多少同胞弄得家破人亡呢？……

父 區東，這是什麼話？錢老伯也是爲的你好呀？我聽過多少回了，你要學你哥哥的樣子。你別聽錢老伯說的話。八張東生着氣，跑到外面去了。錢，個鬼子像來呀！（笑對老）也沒有什麼，不過常常便飯罷了。

社 在國難期間，倒是應該節省一點。我們少浪

費東西，就是增加國家的力量；國家的力量增加了，自然可以對日本人談判的……

錢 算了罷，今天是振東的生日，我們不談降局

。我聽說我們這兒是塊地，就是升平開辦了。天，我們這兒也不礙事的。就像民國八年吧，「張大個兒」的軍隊看看就要打討這兒來了，據說誰不慌着搬家，誰知道有人搶了他的戈，這徐家集沒到，就忙忙的搬退了。說有民國十三年的中秋節，那兒不鬧兵變，就我們這兒太太平平的，連一點風聲都沒有。

李 錢先生，這回打仗不比往年，不同的多了。往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，這還是日本鬼子來搶我們，殺我們，那我們大家團來一齊去打日本鬼子了。我們要是不打日本鬼子，我們可就活不成了。

我聽說菩薩是不信不信的。前兩個月日本的飛機總到那縣去扔炸彈，地方上大概捐了錢，打了七天醮，聽說果然飛機就不去了。

杜振寰：「這話未免太迷信了。菩薩？要是有害薩，日本就不會打我們了。」

父 一聽，反正一句話，「年頭兒起的」上有菩薩也罷，沒有菩薩也罷，個人豈到了心就算了。我說吧，我早起晚睡，辛辛苦苦了這幾年，我的買賣才弄到這個地步，那天商會裏派我救國公債，寫到我名下一千，我沒有二話，也就買了八百，總算可以了吧？跟誰比呀！

杜 爸爸，您年紀一天天的老了，好容易把買賣交給我管，按理說，就應該安心多享兩天福，什麼捐也，應酬也，都由我經手就是了。我何必在這幾件事情上操心呢？這回爲了什麼救國公

債，您又不知操了多少心，多麼不值得？（少停）我總操心，我們捐的那些錢，他們真全給前線送去了不？

杜 所以這就是我們新聞界的責任了。然我們所知道的，情形是非常的好。這時候要是還有人昧着良心，打算渾水摸魚，那他就是個大大的漢奸！我們新聞界對於這種喪心病狂的人，一定不會放過的。如今我們中國人是人人覺悟，個個踴躍，公債的發行只如刷印完的。一切手續也是極容易得的，我們新聞界可以保證。

父 我現在不求別的，只求我能守着這兩層兒子，好好的過我的後半輩子。

錢 致遠，這就是兒子好的福氣。像我女兒玉蘭：「唉！振寰現在替你經營買賣，分了你不少的辛苦；就是操東，也一年一年的老成了。」

父 唉！都是振家他母親過去得太早，他一個人磨練久了，自然就老成多了。再說，我這大兒媳婦，也够賢慧的。振東有他母親疼他，就經不免顯着孩子氣一點。前些日子壞處旁要去當兵，說好說歹算是給我們勸住了，可是一直就不高興。

竇 他整天的看報，看了報就對人家說國家大事。演說有什麼用處？他現在不上學，更沒有事作了，也不學着去照管照管買賣。

五 (丁振東借徐千里上)

東 爸爸，千里兄一年多沒有見面了，想不到今天他來看我。

父 徐先生一函可好？

徐 托老伯的福。老伯身子好？

父 倒還健壯，就是自從隔日本鬼子以來，我那

個買賣受了點影響，心裏總是不大舒服。

東 (向眾人一一介紹) 這位是徐先生，徐千里先生。這位是錢老先生。這位是李先生。這位是——

杜 (握手) 千里兄，還認得我嗎？

徐 噢——少見少見，自從那回在高旅長家裏見面，快有兩個月了吧？

杜 可不是？哼……(打量徐千里) 想不到你變得這麼漂亮了！

徐 笑話笑話！我賣明的那炸藥，後來呈請軍事委員會去，得了兩千塊錢的獎金。我買了一千塊錢的救國公債，剩下的，唉，說了吧，我又進了積聚，還有些舊區派來的朋友，我幫了他們一點忙，其餘的，就做了兩身衣服。(少停) 一個人總不做兩身新衣服呀。

李 可不是？我啊，穿倒不怎麼講究，咖啡我可
 是非喝不可的。你想一個寫詩的人，要是不喝
 咖啡，他哪兒會來「烟士披里純」呀！不瞞你
 說，我寫「從軍樂」那首詩，用了兩罐子咖啡
 呢。討厭的是自從「醜惡的太陽旗飄揚在黃浦
 江上」，咖啡都漲了價，說是外國貨進不了口
 壘。

東 我說道太容易辦，給他個不喝不就完了嗎？

哈……

李 噯，你哪裏知道我們作詩人的苦處啊。我們
 詩人就是知道「美」，「美」，「美」，——不喝咖啡，
 那兒來的「烟士披里純」呀？沒有「烟士
 披里純」，哪兒來的「美」呀？

徐 你沒有「烟士披里純」，別人可有了。老兄，
 已經有人把我發明炸藥的故事編成戲了！真真

沒有此理！

甘 是學生演的，是吧？我沒有觀看。戲怎麼
 樣？

徐 過火，過火，編的還不錯，演的也還好，就
 是有點過火，尤其是對於我。

（母、嫂上）

嫂 先生們，點心擺好了。

母 哦，徐先生什麼詩讀來的？（對嫂）這位就是
 發明炸藥的徐先生。

徐 好說，好說，伯母好，大嫂好？

嫂 不要客氣，請進去隨便用一點吧。

徐 就來，就來。

（同入右方飯廳，室內只餘張東和千里）

東 見到你我真消氣。一年沒見，想不到老朋友
 居然發明了新炸藥，對國家有這麼大的貢獻

。我學堂又上不成了，還這樣待下去，算是作什麼？

徐 唉！一年不見，人世的變遷真是大極了。剛才我來的時候，走這曹家坪，看見好些工人正在用石頭震子砸地呢。許是與修操場吧。你還記得我們小的時候，放了學回來，總是到那地草地上去踢毽子，你還記得麼？有一回張家小三兒把你的毽子弄壞了，你哭了一大場。可是現在小三不知道到那裏去了？

東 張金榜？早當兵去了。不肯上學，又要鬧。身子又結實。像張金榜那樣一個人，當兵倒是一條好路，我早料到的。

徐 不但是在前一同玩兒的人都不見了？就連那地也快快變成操場了。

東 告訴你，我正要去當兵，跟張金榜一樣。我

已經打定主意了。

徐 當兵？張東，你還是小時候那副脾氣。想不到你一出兒也沒有改變。

東 老徐，我可是說正經話——

徐 照我看吧，我在後方的，最好還是各人盡各人的本分，該幹什麼就幹什麼，我學化學就發明新炸藥，多炸死幾個日本鬼子，不也是報效國家的法子嗎？何必一定要當兵呢？（少停）我——你不必鬧着要到前線去了，還是好好的研究你自己的學問吧。你是學法律的，應該從法律上——

東 不錯，我是學法律的，你打算叫或怎麼樣呀？老徐，你是一個研究化學的人，你有特別的能耐，多發明幾種武器，自然是挺好的。我，我學的是法律。在這四年頭，也是研究完了

，又有什麼用處啊？你教我丟跟日本鬼子去講理啊？

徐 照你這樣說，法律就沒有一點用處了？那麼當初你進大學的時候，爲什麼要進法學院啊？

東 從前與從前，在現在這個只有強權不講公理的時代，我學的這一點點法律，還不是等於沒有學。我還能到國際法庭當法官去啊？

徐 是不是？你那個個強勁兒又來了。我說你還是小時候的脾氣，一點也沒有冤枉你吧？誰說教你去跟日本鬼子講理去啊？誰說教你到國際法庭去當法官去啊？不過，你要是與報效國家，就從你所學的做起，也不見得沒有可以盡力的地方啊。

東 噯，老徐，你真是個科學家，國際聯盟開了多少大會，英國美國說了多少次公道話。可是

，（聳聳肩頭）人家說公道話，是人家的。一番好意，究竟還是求人不如求己，我應該自力更生啊！

徐 你不要光往一面想，張東。你想想，你是快畢業的大學生，國家培植出一個大學生來多不容易，得花多少錢！再說，全中國能上得起大學的，也不過有限的人啊。大學生真是我們的精華，應該作些高尚的事業才對，哪裏又跑去當兵，輕而易舉的去冒死險呢？

東 不錯，老徐，你說的這一點也不錯。國對平常在一個大學生身上，花了多少錢，費了多少心血，他受了這許多好處，現在正是他報效國家的機會了。

徐 可是，你不要忘了，中國才有多少大學生啊

東 大學生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寶貝。老徐，你不要把他看得太重了。大學生也是一樣的，也是一個人啊！而且當兵是每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。如果中國早實行了徵兵制，也可以和世界的任何強國一樣，在全國皆兵的準備之下，日本人也不敢來欺負我們了。

徐 那是根本問題，現在不是談這些理論的時候，

東 不能談理論？

徐 能談，能談！可是，你再想想，中國人口還多，當兵的人有的是，也不見得就短你這麼一個文人呀。

東 話不是這樣講，老徐。要是人人都這麼想，誰還去當兵啊。再說……（思索）

徐 再說什麼？

東 要打败日本鬼子，我們還差少二百來萬兵。我去當兵，多一個不是更好嗎？

徐 缺少二百萬兵？你怎麼知道的？聽說日本得用三分之二的兵去對付俄國，那末，他用來打中國的，只有三分之一，再多也不過有七八十萬罷了。我們在前線的兵已經是够應付的了。

東 這話不對。你要知道，日本當初以為中國一打就敗，誰知道他連打了幾個敗仗，請了好幾次援兵，把預定的三分之一的兵都已經調到中國來了。

徐 哦，你的意思是說，他們將來還要往中國派兵呀？

東 當然！你想日本是一個強國，他丟了這麼大的面子，那裏肯甘心呢？

徐 他暫時先不管俄國，

東 你這才聰明起來了！比方說吧，你跟人家推

牌九，一共帶着二百塊錢，起頭你只拿一百塊錢作本錢，輸光了拉倒。想不到推了幾把，你把一百塊錢都輸光了，你那末一急，還不把剩下的錢，都拿出來翻本嗎？

徐 你說的這麼熱鬧，好像真是個賭鬼似的！哈

……

東 哈！；再說，我們跟日本打，飛機，大砲都

沒有人家多，比他強的就只有人力。像我們這

年輕力壯的人，爲什麼不出力呢？

徐（點頭）要保險打勝仗，我們要多預備兵，

這倒是真的。那末！我也應該——

（飯廳內一陣笑鬧聲。李超虹手舉酒杯，擁

沈克敬上。杜等等在門前笑）

李 來呀，你可出來呀？

沈 你鬧什麼？

李 咳，你還害羞嗎？做大學生的小姐，還害羞嗎？

徐 你這是幹什麼，超虹？

李 你小倆口兒喝個交杯酒罷。沈小姐，哦，對不住，我該稱呼您二嫂了——

沈 討厭！

李 振東，你看嫂夫人都出來了，你還好意思不

過來，喝個交杯酒嗎？

杜 還沒結婚，喝什麼交杯酒啊？

李 沒結婚，人家那脖子纏繯勒兒，比我們結了

婚的還厲害啊。

徐 超虹，人家在這兒談正經話呢，你倒來搗亂

。告訴你，我們要去當兵了！

李 當兵！當兵更該樂一樂啊。

徐 真的呀，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呀，明兒要差大隊去當兵，你也得去啊！

李 爲什麼不去？

徐 詩人哪。

李 詩人就當不得兵啊？從前有一個大大的詩人，英國的拜倫，我雖然趕不上拜倫的十分之一，可也不妨比美前賢呀？（說完把酒喝了）

杜 得了，得了，超虹，你別再歇里歇氣的了。

李 對不起，我一高興，倒把你們的交杯酒給喝下去了。

沈 你這人真是「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」！

李（拉住徐甘同下）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別不知趣

了。再跟人家搗亂，人家可就要罵了，讓你們

們小倆口痛痛快快的談一談吧。（走到門口，

把窗帘拉開，伸出頭來）Come in, in, in.

Act 1, Scene 2

沈（良久）怎麼啦，振東！你這人真是的，自個兒的生日不好好的過，打早晨起來，就一個人納悶兒，來了客人也不招待招待，你到底怎麼啦？

東 我不怎麼。

沈 我說你近來變了，你還總不服氣，不是變了是怎麼啦？雖然你不愛說話，可是跟我在一起的時候，還是有說有笑的。這些日子，連我也不理了，總是一個人悶聲悶氣，到底怎麼回事呀？

東 唉！……

沈 是不是李——（回頭看一看）——是不是李超虹那樣胡鬧，弄得你不知快活？

東 哪兒是？老朋友呀。他向來就是愛說愛笑

沈 你身子不大舒服吧？這兩天又失眠了？

東（搖頭不語）

沈 哦，是我怎麼不小心，得罪了你嗎？我要是有什麼錯處，你儘管說呀，又不是外人……

（低下頭去）

東 笑話，你一向得我這麼好，只有我對不住你的地方，沒有你對不住我的地方。

沈 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可到底總有一個原因呀。

東 唉，究竟，我纔對不住你，你這樣愛我，這

般關心我，近來我對你好像是有點冷淡，可是

——究竟，並不是我不愛你；我是愛你的。可

是你要知道，我是更愛我們的國家！

你還是不要學張金榜，要去當兵去？是嗎？

東 每天看報，說往前線打得那麼厲害，我心裏

就難過；再聽說後方的種種困難，我更覺得惱

愧——

沈 爲了這個，你倒不必覺得難過，當初你對我

提出的時候，我不是就贊成你去當兵嗎？我

也是念過書的，不後人家那作妻子的不肯——

（後悔失言，面紅低頭）

爲止）

東 唉，這也用得着害羞嗎？早晚你總是我的

人！

沈 你這人，真是的！人家看你一個人發悶，好心好意的來勸勸你，你又嘻皮笑臉的胡說起來

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！（起身欲下）

東 我跟你鬧着玩的，又認真！我問你，我去當

「你肯放我走嗎？」

「我不早對你說過嗎？你爲了祖國去打仗，是光榮也沒有的事，我們服極了。」

東 克敏，你真是一個賢慧的女子。你不但賢慧，而且勇敢。要是全中國的女子，都能够像你這樣，犧牲了自己的幸福，勤苦的丈夫去當兵，我們一定能够得到最後的勝利的！

沈 振東！

東 什麼？

沈 振東，有你這樣一個愛國的丈夫，我很足以自豪！（二人擁抱）

沈 你去當兵，我不放心的就是，你自己穿衣吃飯總不知道小心。在家裏好歹還有個照應，到了軍隊裏頭，可不比家裏了。再說，你從小嬌生慣養長大的，軍隊裏頭那受苦，你這身子怎

麼受得了啊？——不，我不讓你去！

東 哦，好妹妹，你讓我去的，你一定讓我去的。有什麼受不了呢？我身子够結實的了。你瞧！（露出胳膊）

沈 不害臊！——話雖是這麼說，你出去樣樣事總得自己留意，飲食寒暖，更應該格外小心。等你真走的時候，揀你愛吃的東西，給你做幾樣帶着；還有我給你打的那件毛背心，只差幾針了，起明兒打好了，你先穿著試試看，省得到走的時候，忙忙亂亂的忘了。

東 你不用這麼操心，謝謝你。我知道自己小心的。克敏，你放心吧。我現在走了，去當兵，不久一定就能回來的。我們一定能够打勝的！

沈 （興奮，甜蜜）你打了勝仗回來，我真不知道怎麼樣歡迎你好。你騎在高頭大馬上，多

「英武，多麼威武！走到凱旋門的時候，民衆一齊歡呼，許多人眼淚都掉下來了。你卻從容容，臉上顯着微笑，」藍的頭，忽從人堆裏發現了我，遠遠的，在窗口上對我招手，你就像呆了似的，目不轉睛的直盯着我。道得清樹的人一齊都對我笑，叫我多難爲情呀。但是，張東，這樣的情景，正是我們日夜所期待的啊。你記得我們去年看的「壯志凌雲」那部電影片子嗎？你就是馬爾基芬的那個英雄，我就勉強作愛琳那扮的那個女孩子吧。」

東 啊，美極了。那末我回來和青結婚，我們就可以安安穩穩的過太平日子了。——噢，我們請我的軍長證婚。

我跟我同班的女同學做伴。我們永遠在一起，好好的過日子！就這樣想想那當得最甜

的。

東 所以我得去當兵啊。

沈 待些日子，我們再好好談吧。我得過去一會了，不然我們又要拿我們開心了。

東 你有些話，就趁這會兒談吧。反正我要走，也在這幾天以內。

沈 啊？你就要走了？

東 對了，我就要走了。

沈 你怎麼這麼匆匆？到下個月再去吧。

東 什麼時候不好走？早晚不都一樣嗎？這不是說着玩的，「救兵如救火」，你想起辦總是。

麼緊急啊？

（李超虹上）

李 今兒的點心真不錯，可惜少一杯咖啡。——見克敏軍長東在談話，嘴裏還沒有說完啊？來呀

你們快來看這一對愛人感情哪！

（幕上）

東 我們正在那裏。

李 談到，談到，怎麼不談了？你還那些想戀可話兒怕我們聽見了吧？

杜 起耳，你倒真是個樂天派。

李 尹你個這臊子勁兒，才真叫作「獨房之樂，有善於蹙眉者」呀。一鳴，你是箇來人囉，你可以把你結婚的經過，供給他們小衙口一聽嗎？

杜 起耳。你怎麼說齋話，又找到我身上來了？

（丁母喊）：克敏，克敏，你先來一會兒）

沈 對不起，諸位請坐。丁伯母喊我，我去看看

有什麼事兒。（下）

李 別走啊，你們倆談得親親熱熱的，爲什麼走

啊？都怪我不好，打斷了你們的羅曼思。

東 別開玩笑，起耳，什麼拿頭兒的，還什麼

緩慢思、器「快」思的！

杜 振東，聽見千里說，你真的要當兵去了？

李 不單是他要我去，我還要去呢。老徐，你呢！

徐 我不像你兵曉得那麼厲害。可是我還是打定了主意要去，我是一單去的。再也不跟誰發

話。

李 你別看不起人，一鳴。我還是說着玩玩的嗎？

？唉，其實我現在雖然沒有機關槍，手榴彈，

沒。你（向徐）發明的炸藥，可是我也有我的

武器呀。

東 你有什麼武器呀？

李（鄭重其事的取出鋼筆來）這就是我的武器！

徐 什麼？詞鋒？劍筆也覺得長武器嗎？

李 一點也不錯。當兵，還是當兵去！提筆，

（真和徐振東扔了）徐，我也要去當兵。（東，徐鼓掌）

徐 我何必去投筆呀。（徐李相擊劍筆）

杜 振東，你理去當兵，這番志氣是非常好的。

可是你要知道，後方的工作，一樣的重要。

我看這劍筆呢，你到我的機關裏來作事好了，

徐 一鳴，這種話你就不用再和徐說了，剛才我

打算勸勸他，誰知道反而叫他把我的頭砸來了，

我也想當兵去呢。

東 我們覺得後方的民氣太銷沉了，那些享樂的

公子哥兒不必說了，就是一般愛國的民衆，光

是捐點錢，捐點衣服，還是不夠的。我們這回

去當兵，倒是可以涉及一些別的人也一起去當

兵，那我一個人我不認識人。也不算自當兵了。

李 你要激起別人也去當兵，這志氣不是已經達到一部分了嗎？（作兵狀）

杜 要是你倆哥兒三一起去當兵，倒也是一段佳話呢。

李 這叫做現代「三劍客」嗎！

杜 可是，振東，你的未婚妻，沈小姐，她肯放

你去嗎？

東 沈小姐是沒有什麼問題。我跟她談過好幾回了，

她倒是很贊成。她請她去家裏，所以，

（沈小姐都同情我去當兵，今天我還要請沈

小姐）

徐 什麼事？

東 請請沈小姐見勸我父親，就說去當兵去，

並沒有什麼危險，而且還有希望便宜呢。這樣說也許他老人家就肯放我走了。

杜 那末，你母親不放心嗎？

東 他老人家一向是隨從，又偏僻，只要我父親答應了，我母親那天總可以不成問題。

（丁父帶錢守之上，日軍街着牙齦，滾滾隨後）

父 這一批，我們就定下了呢。你海洪喝好罷，回頭吃飯的時候再說。

錢 噫，噫！都喝醉了！

父 振東，你也不是小孩子，怎麼客人來了也不招待。你才過二十，小小的年紀，到底成什麼話兒來，這不是賞你臉？錢老伯這麼大的錢，送了，還跑來一送——

錢 唉，我這，我常來常往的，算得了什麼？

父 不是這說，守之，小孩子總得學點樣子。

（對東）憑不限錢老伯把茶端一碗出來！今天這些客人，你說，那一個不比你年紀大，你說，你說。

東 不是我不懂事，爸爸。在這就職期間，我還有什麼生財呀？我心裏頭真是過不下去。

父 好，你愛國，你愛國！可是你作了些什麼來辦？我沒幾天就破產愛國，我可捐了八百塊錢！我問你，你作了些什麼？

錢 算了吧，爸爸，何苦跟我們小孩子生氣呢？

「當此，當此；現在有幾個人人不唱這個高調！可是到底有幾個真做了的，哼！」

父 你從前總算是上學，家裏的事不教你管，現在學堂上不成，就應該照顧買賣，磨磨練練呀。你看你哥哥多麼勤謹，一天到晚的長在店

裏。他，他還是隨的右翼，還不是爲了這一窩六六小小？

東 爸爸就知道我們的買賣，就知道我們這一窩子，還知道我們的國家嗎？

父 好，好，我辛辛苦苦的供給你上學，現在你快畢業了，你有了學問了，你怎麼調起你的老爸爸來了！我不知道國家，我不知道國家！

東 算了罷，都不是外人，倒是隨便一講的好。

你叫張東怎麼招待法呢，哈！

東 爸爸，天天看報，說敵機打得這緊，我總忍不住，我老想飛去看看敵人在前線拚命，自己躲在後方！人家是人，人家也是血肉的人呀！

好，當兵去！你放下你這筆會當兵去！

林 聽這，我說一句大膽的話，張東有犧牲了安

邊的生活。到前線去殺敵，總是有作爲有貢獻的青年，我們大家都敬佩得很呢。

父 唉，唉，一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我個也不是不憤。敵對過張金榜那樣洩氣，當了兵，那是爲的混一口飯吃呀！這青年可吃飽了飯常酒發燒，興時發，口口發發要去當兵，他受得了那種苦呀！哼，當兵！

東 爸爸，我要當兵，完全是憑我的良心，並不是學什與陪壇，你要不信，我立刻就走！

父 走了你可別想再回來！從今以後你張家祖家祖家一輩，我也不認得有你這麼一個兒子了！

東 噠！噠！噠！這就太實了。他一個小孩子，不知道經歷，隨便唱兩句高調，嘖嘖當當當兵，也是有的。王老板的大兒子，見人就說他

要當兵，其實呀，唉，整天的花天酒地！還有
馬路跳舞那個二的！

東 你把我當成什麼樣的人了，錢老伯！我可不
跟他們一撥。我是說去就去的！

父 哼，你受得了那份兒苦嗎？我不罰你，看
你不去？

錢 沒有好吃的，沒有好穿的，還沒有好錢的，
實在太苦了。

東 苦？人家受的了，我也受的了。

父 （對衆）放他走，我們儘管放他走。照常吧

，他待不到三天半，要不乖乖兒的回家來才怪
呢！

（母，沈開聲入）

母 又怎麼啦？你就會說他！他一個小孩子懂得
什麼呀？

父 哼，還說哪！不都是你把他慣壞了的？想
着什麼，就是什麼。當兵，他家去當兵了！好
，讓他去當兵去吧！讓他去當兵去吧！

母 反正我養的孩子，有好的，什麼錯處都排在我
我身上！（對東）好孩子，你有什么委屈，儘
管對我說。你一天沒回家，一天就還是小孩
子。

東 您放我去吧，您。打走日本鬼子，我就可以
回來伺候您了。

母 去殺日本鬼子倒是一件痛快事。

母 你少開口！（對東）還是要去當兵？好孩子
，我可捨不得你，聽媽的話，我可捨不得你！

父 你也少開口！「我可捨不得你」，不都是你平
常這樣把他慣壞了的嗎？

母 又給灌漑醉了，我不跟你說。

沈 振東，你不要太任性，惹得丁老伯生氣。

父 你們都別勸他！他要去當兵，就放他去！哼

啾哈哈！

東 媽，你放心，沒有什麼危險的。

父 唉！我辛辛苦苦的送你上學堂，原是希望你

好好念書，將來要是得個一官半職，好給咱們

丁家露露臉呀。你哥哥就是吃了沒有養格的虧

。沒有想到你這麼不要好，什麼事不好做，偏

偏要去學對過張金榜那個不中用的孩子，去當

兵！真是豈有此理！

李 咳，要說當兵，丁老伯，像我們這樣的人，

還真的當小兵去嗎？老徐，你那個朋友高族長

，總能給我們幫幫忙，說不定他起碼會給我

們個排長當當咳。

徐 老伯，那容易，那容易。

東 笑話！我這回是要去當「兵」，並不想去作

什麼官。一來我聽說在學堂裏受過軍事訓練，

可是我一點作戰經驗也沒有，這不是兒戲的事

。二來，這回要去管管當兵的甘苦，服從長官

的指揮，腳踏實地的為國家出點力。

李，徐 振東！（止住他）你忘了？

父 他要去就讓他去罷，管他當小兵還是當排長

！（向東）既然你心裏沒有這個家，從今以後

你可別再回來 回來我也不認你！

計 致遠，你這就太過了。何至於這這一步，何

至於爾爾父子關係呢。

父 不是我無情，是他先無義理。（對東）你跟

去當兵，你就去，可是先對你說了。你不用打

算從我還兒拿一個錢。

東 當兵用得着什麼錢？有錢也沒地處花去。爸爸，我不孝順，我不能侍奉您老人家。我已還決定了，我馬上就走！

父 吧！

母 啊？馬上就走？不行，振東，不行的啊！

東 媽，等我打了勝仗，再回來伺候您老人家。

母 孩子，你說說怎麼走呢？

東 做軍營，這官伺候您的。（對李敬）你好

好，伺候您爸爸媽。

流 條放心。可是——（背西書開）

東 老二，看見沒有？——我應當是你說說罷了

，怎麼你倒要去當兵。

東 大哥，您說，餉子裏的事，只好請大哥大校

多多個勞了。

母 你放心吧。這是應該的。可是——唉！

母 貓兒英耗子，你就少殺傷心吧！

東 叔叔，老徐！我們在戰場裏要見面。

徐 戰場裏頭見！

李 真有你的！振東，說聲就來！

母 說不定我也上戰場去呢。

東 好極了，一場，可是我這件事，請你先不要

在報上發表，等到我開槍了以後再說，請你手

寫起稿，我並不是要你替我宣傳，我是希望你

能多作幾文章，多多鼓勵人去當兵。

母 一定，一定，我一定照辦。

東 總老伯，再見。

徐 啊。

東 我走了，叔叔，你自己多多給我報吧。

徐 你走了，我當看報，我也到前方去。

東 好極了，我等你！

父 別理他，克敬。

沈 按東，我還有話跟你說。（東下）呀……

父 克敬，別道他，讓他去，包你明天他就被回來的。（向嫂）你去陪陪她。

母 （對父）好，好，他走了！他真走了！還不是你是你把他逼走的！我只找你娶人！

父 明天，我說話了，明大！（對妻）給我說，發誓。老二走了，可不許他從店裏支一個錢。

你聽見了嗎？你要是給了包錢，我連你一起弄出去！

母 我就有這一個兒子，這一個親生的，他就是我的命根子，你別把他放走了，好，是你們大家把他放走的呀！

父 你放心，你這寶貝兒子他走不了。（對妻）我們平常有來往的熟舖子，你都去關照一聲，

就說撥東要是借錢，千萬不要借，否則我是一概不負責任！

母 這麼狠心，你這麼狠心，他是你親生的兒子呀！

父 咳！太太，你別跟我鬧了。他身上沒有一個錢，再說，當其他受得了那一兒苦呀？供在我身上，他明天要是不回來，你再鬧好不好，我的太太！家裏還有這們多客人呢！

母 我就有這一個兒子，你又把他逼走了，偏要是有個一差二錯，我非同你拚命不可！（哭）致遠的話一點也不錯，我帶撥東明天一定就會回來的。

徐 伯母，你放心吧。現在打仗跟以前不一樣了，不是那麼刀對刀槍對槍的了。現在是鏢在戰場裏面放槍，遠遠的兵根本就看不見那邊的

兵！

李（拍了一下鼻子）伯母，你看，比方說還是
 驛站吧，人就藏在這下間，這樣往外邊放槍。

（他拿燈自來水筆作槍了）媽！媽！還有
 什麼危險？

徐（問題虹馬上也要上前線去的，我們大家都
 有個反應）：

杜（這回我們跟日本打仗，一定能够打勝的。等

張東打了勝仗回來，誰見了他不稱讚他是民族
 英雄呀！

李（別聽過了，伯母，沈小姐也別難過，我再給
 唱一段。（唱「數來寶」）

——幕——

第二幕

【時辰】

兩日下午五點鐘左右。

【佈景】

城外一家小茶館的內部。右牆前方有門通內室及爐灶。門前有小竹椅一，門後有窗。窗後是櫃台，上面擺着些花生米、燒餅、油條之類。左牆前有一窗，後有一門通外面，依稀看見屋邊旁的樹。右方一桌，圓周有長凳方凳。左方亦有一桌，圓周有凳。（如果裝置者願意，改成外景茶棚亦可。）

開幕時，小紅正坐在椅上縫衣服，嘴裏唱着小調。旋即放下衣服，走到右方門口觀看天色，然後又走回來坐下，拾起衣服來縫，繼續哼着小調。

有人喊了兩聲「小紅」。小紅抬起頭來，

聽了一聽，又縫他的衣服，裝着不睬的

樣子，楊少奎從右門上，蹣跚走前

小紅背後，用手把小紅的眼睛蒙起來。

紅 真是的，別鬧呀？

楊 我偏要鬧，你猜我是誰？

紅 哦，你呀！（故意逗弄他）你是「尤大嫂」嗎？

楊 不是。

紅 那麼你一定是「依然還弄他」荷花姐姐，這

可對了吧？

楊 還是不對，你再猜。

紅 哦，這回可猜着了。你是——

楊 我是誰？

紅 你是——「缺德鬼」！

楊（突然攔開手）什麼？「缺德鬼」？你還想

不叫？我去吻小紅，小紅揮開，你還叫不叫？
 紅 一個不提防，你又跑來啦，人家在這兒作活兒哪。

楊 ……我看看你作的針線？楊背心呀？怪不得這兩天你討厭我啦，你又看上哪個小夥子啦？
 楊 他作楊背心哪，針線縫得還挺細緻。

紅 誰像你們的整天不幹一點兒正經事，淨跑到我這兒來鬧個！

楊 楊背心哪？小紅？那怪你——誰叫你是得規麼漂亮哪？（少停）我問你，大叔不在家嗎？
 紅 我爸爸呀？我爸爸受雇了調練去了，今天他們大檢閱。這時候聽說也早該回來了。不知道爲什麼還沒法有回來。

楊 他不回來的好，咱們倆可以多親近一會兒。門頭等那老頭兒回來，你害怕，又性勞力了。

紅 有呀，你就知道這個，我爲你一個男子漢，還不如我一箇小姑娘哪。你別攔我，我這差縫針就縫好了，說今晚上好交給人家。

楊 你怎麼這麼急著要縫呀？真的你是給誰縫的？

紅 你答呀！

楊 不是給你表舅的？

紅 我要給誰縫兒給誰縫。

楊 那誰不表他？

紅 是他又怎麼樣？

楊（搖頭）噫，不是，不會是方選升那個愛小子？

紅（斜睨着地）噫，你聰明？

楊（忽有所得）哦，我想起來了。哼，你當我不知道？

紅 誰？

楊 你呀，你這是給城裏大成得丁家的二少爺

的。人家又聰明，又好看，又有學問，你——

紅 放你的屁！人家丁家二少爺，我連認都不認

得！就是爸爸有辱到他們丁家幫幫忙，認錯他

們，我為什麼要替了家人穿衣服。你別發昏

吧？

楊 你怎麼這麼急著要認啊？真呀，到底是誰難

得的？

紅 反正不是給你錢就沒了。告訴你吧，聰

明鬼，還是給前綫那些打日本鬼子、弟兄們聽

的。我已經聽厭了好幾陣了，昨天已經穿出去

了。

楊 還是穿出的棉花？誰出的布啊？

紅 反正不是你穿出的就是了。這是人家丁家出

的錢，託我們補習學校的周先生辦的。周先生

買了布我剪縫的。（少停）哼，誰像你爸爸

似的，在這兵慌馬亂的年頭兒，把鋪子裏的糧

食一個勁兒的漲價，就知道發錢。窮人家多麼

可憐，多麼苦！

楊 咱的咱的，窮哭窮了，誰不知道你是開茶館

的小老板。我又不跟你借錢。

紅 是呀，我知道你有，你來買些瓜子，喝銀

子。可是我的（拍書寫）摩茶館的小老板，你

們：吃不了，溜着走，少在我們這些小地方窮

揮了。

楊 可是我方才就只聽了一句話，誰又放在你兩

前擺破，我的——

紅 一開茶館的小老板。是不是？

楊 不是這麼說，你別罵我罵，要打就打，我得

罪了你，可是三爸爸怎麼也對不起你了？

紅 咱們不罵也不打，讓我說幾句老實話。我們開了這麼一個小茶館，我同我爹本來過的是舒舒服服的日子。

楊 這怪我，是不是？

紅 少廢話。這怪的是你，可是自從日本鬼子以後，這一段的人走的走了，跑的跑了，我們的買賣就大不如從前了，你看這一下午了，那兒有個人來呀？

楊 這又怪我不是？

紅 你這個鬼，別着急。我們賣的錢少了，可是你們錦子這頭米又不住的往上漲價，東西貴，連米都吃不飽，不怪你爹怪誰？

楊 得了吧，我爹說的，會給誰都貴，愛給你爹的才便宜呢。

紅 「才便宜呢」，一升米裏漲漲了一吊錢，再貴

就可以買人肉了，哼，你回頭跟我爹說，前天晚上周先生上課的時候對我說，當這種「國難嚴重」的時候，在後方作生意的，誰要是打算渾水摸魚，光知道賺錢，那他就是個——哼，我不說了，反正不是好人就是了。

楊 得了，小紅，你也不必着急了。這事還不容易辦嗎？只要你肯條給我，我快快把你娶到我這裏，那還用費愁嗎？別的不用說，米——我們家裏開的是糧食舖，飯總是有得吃的。

紅 少瞎說八道的。你整天的不幹一點兒正事，就知道跟我胡扯，憑你這點沒出息的勁兒，我也不嫁給你。

楊 好妹妹，你嫁給我吧。你到我家裏來，我叫你吃好的，穿好的，戴好的，……什麼我都聽

你的。我爸爸，媽媽，還有我妹妹，我們一家子都喜歡你。

紅 誰希罕你們那點兒毛的，那兩身穿的。我在補習學校裏好容易，將來掙了錢，我自個兒買。

（遠遠聽見有算命叫敲着卦板恰和着音樂的

聲音）

楊 你聽，算命的。唉，算命的真靈呀？

紅 有什麼靈？要是靈，他早就算中了領空獎券頭彩是什麼號碼，發了大財，享福去了，也不在這兒窮算命了。

楊 我就愛你這張嘴。（上前）

紅 嘴什麼？

楊 嘴巧。真的，小紅，你肯嫁給我嗎？這年頭兒，亂亂騰騰的，你嫁了我，我們先快活兩天

兒再說。誰知道將來怎麼樣呀。

紅 你真沒出息，你要是能够挺起腰板兒來，到

前線去當兵，打了勝仗回來，不等你開口我一定嫁給你。都像你這樣一點事不作，躲在後邊享福，就是娶了老婆，待幾天日本鬼子來了，你那福也是享不長的。

楊 要這麼說，只要我去當兵，你就肯嫁給我，

對不對？

紅 對了，我決不騙你的。就怕你滾褲上那鷄毛，沒有那麼大的胆子。

楊 沒有那麼大的胆子？好，（拍胸脯）我楊少雲就去當兵，當給你看看，——（又遲疑，顯慮）恩，要是我效日本鬼子打死了怎麼辦呢？

紅 哼，還吹哪。我看透了你啦。我說你沒有那麼大的胆子吧？打死？我告訴你吧，你越怕死

，你就越死得快。倒是你逃出去了，眼目不鬼子臉上了，你，我佩服，你反可死不了。

（且寂聲由遠而近，張半仙剪髮念着「甘露說星子平穩，彭祖顏回壽不齊，范丹貧窮石崇富。八字生來各有時。唉，算運卦，算運命，不靈，不靈！算運命，算運卦，不靈不要錢！」）

張 先生算卦嗎？小叫算人又生，死，富，貴。

紅 咳、咳、咳，那才叫運命。

紅 咳卦先生，你在這兒喝碗茶，歇歇脾氣罷了。

張 好，好，好，我正要找個地方歇一歇。

張 （張照照半仙打聽他和小紅的談話）快走快走，我們不算卦。（用手裏一指）前邊衙門

大行的財主多，你快上那兒去罷，別就誤你的生意了。

張 （笑吟吟的）咳，先生，你還是說那長話？

俗語說得好，「淨水相趨都是友」，還說什麼「千里見面無為緣」。（坐）我今天下午和您在這兒相會，事體說小，可都是五百年前注定了的咧。

紅 這位先生，為剪髮文學字兒的。

張 可不是。（對張）這個年頭兒我們那有閒錢算卦咧？

張 咳——先生，你還是說什麼話。「朋友朋友，相識之內皆朋友」，這一點兒要奉勸過不當，這有什麼朋友呢？你捧捧我的場，我送你個相面，怎麼樣？

張 我相什麼面？

張 先生，我看你印堂紅潤，主有喜氣，必有一件喜事。

楊 (被他道中弱點) 你別開玩笑了，算卦先生，我有什麼喜事啊。

張 我看你印堂發光，眼角向內。人中浮動，這件喜事一定是——

紅 你別瞎說了，什麼喜事不喜事的？你要龍井還是香片啊？要燒餅、油條也有，都便宜得很。

張 唉，忙什麼哪？我送你們一卦，回頭憑你們請我什麼都行，這還不是小意思嗎？

楊 你只要相看好了，我請客。你剛才還沒說完哪。

張 可不是，我，我說什麼來着？

楊 你說什麼「人中浮動」。

張 對了對了，你這件喜事一定是——

楊 一定是怎麼樣？

張 一定是——遠在天邊——

楊 什麼？遠在天邊？這可有誰兒不對了吧。

張 你急什麼？我還沒說完哪。你這件喜事一定是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」。

楊 這還差不多，請問什麼時候有成哪？

張 讓我掐算掐算看。(用手指掐算半晌) 噫，癸亥、甲子、乙丑、丙寅……！唉！怎麼回事？

？算不出來？哦，可不是，我跑了一天，忙得很，肚子裏頭好像有點餓了。

楊 你先算好了，待一會我請你。

張 先來兩個饅餅怎麼樣？

楊 (有點兒心痛錢) 小紅，你先給他泡一壺白開水吧。

紅 我們這兒是「茶」館，那兒有喝白開水的？

張 渴我倒不覺得渴，就是來兩個燒餅才好。

楊 你光喝澆水，算一算再說。

張 (不高興) 按尊相說，你這喜事本來是應該有的。可惜兩耳太短，不是齋相，把你這喜事沖散了。

楊 你怎麼這麼招人討厭，不說好話嗎？

張 唉，我這是據相直言，信不信由你。

楊 什麼據相直言啊？分明是你打算要——

張 你着什麼急啊？尊相雖說有毛病，可是還有解救的辦法。(對小紅) 你說對不對？

紅 你們倆人，討厭死了。

楊 (對張) 得了得了，什麼辦法？說來說去。

一句話，你是想騙兩個燒餅吃對不對？你快給我走，我們這兒不打發！

張 你怎麼出口傷人啊！我對你好言好語的，你怎麼出口傷人啊？這才真是「錯把好心當惡意」

哪！

楊 你要想吃燒餅想喝茶，你給錢呀？……

張 怎麼，你以為我給不出錢呀？怎麼着？……

(趙老頭兒短裝上)

趙 小紅小紅，眼誰打架呀？

楊 你給得起錢，你就給呀，光說說！光說話有什麼用？

什麼用？

張 就想你這副鬼相，你這配有喜事呀？

趙 (發見) 來是楊少奎和客人打架) 少奎，怎麼又跟人打架呀？你這人也老大的了，還

一點客氣也不知道，又跟人打什麼架呀？

楊 跟人打架？誰給他打架？您不知道，趙大叔

，這客人到茶館裏來叫白食來了，不給錢。我們不給他吃，他劈裏不三不四的罵人。

張 他怎麼不給錢？東西還沒到嘴，我就給錢

明？

趙 有話大家好好的講，（對張）這位先生貴姓？

張 賤姓張，大家因爲小的卦算得靈，就給小的起了個外號，叫作張半仙。

趙 哦，張先生，你請坐。

張 （看了楊一眼）好說好說。

楊 （不服）哼！

趙 （對楊）你也不在舖子裏頭照管生意，整天在在外邊遊遊蕩蕩，還要跟人打架。你歲數都這麼大了——

楊 您見我就罵我，我還有一點對的地方嗎？

趙 我？我說你都是爲着你好。我和你爸爸也是二十多年的老街坊了，誰說巷街坊，走的可是這近，要是外人啊，他求我我還沒有那麼大力

氣說他呢。（少停）我知道你喜歡小紅這孩子

，你三天兩頭的往這兒跑，也是爲的她，是吧

？今天也單是這麼一回事兒，這事你爸爸也跟

我提過，我倒也沒有什麼說的，可是這件事成

不成，那就全看你有出息沒出息了。你想我就

有小紅這麼一個女兒，他又沒有婿，我還能不

把她嫁個好主兒嗎？

楊 （委屈）你們老說我不正幹，說了歸齊，我

今天也是來看看小紅，怕她有什麼事，我好幫

她一點忙。

紅 算了吧，你簡直是越幫越忙。要不然，那件

背心早已縫好了。

趙 你喜歡小紅，也不是整天跟她黏在一塊兒就

算喜歡她啊。你要是喜歡她，就應該好好的正

幹啊。你陰險幾年不肯再上學也罷了，你可

好好……先生真窮。你看我開着這麼一個小茶館，真是一頓吃一頓，我還叫小紅上個補習學校哪。

楊 你說我不正幹，小紅也說我不正幹。好。你數落我一頓，她又數落我一頓，我簡直成了個受氣包了，我！（生氣下）

趙 （望齊他）這小伙子，又結實，又不傻，就可借少個人管教他，他爸爸又那麼不管事兒。紅 爸爸，你怎麼弄到這麼晚才回來啊？

趙 我們那壯丁隊是四點多就檢閱完了，散隊以後，我又到你大舅那兒去了，在那兒坐了半天才回來。

紅 怪不得，我說呢。

趙 （見到張）咳，對不起，把我也鬧胡塗了，這位先生是誰——

張 姓張。

趙 （對小紅）小紅，你去泡壺茶來。（小紅左門下）

張 沒有請教老板貴姓？

趙 不敢不敢，賤姓趙。

張 哦，趙老板，你這個茶館發財啊。你真是福氣好，坐在道兒用不勞動，就有飽飯吃。你想我，兩條不值錢的腿，整天跑個不停，還不也是爲着了一口飯嗎？唉，這都是命中注定了的啊。

趙 別提了。這個年頭兒什麼買賣是不好作——（小紅提茶壺上）小紅，下午有客人來嗎？

紅 一個也沒有，就是（指張）這一位。

趙 你看是吧，張先生？我這個小買賣現在弄的連吃的都混不上了啊。張先生，我看你的生意

倒許不錯，在選個亂騰騰的年輕兒，誰不求個錢問個卦呀？先談戰區裏過來的有些人，有的丟了兒子，有的找不着丈夫，誰不問個卦呀？

（小紅到左方小椅縫衣）

張 趙老板，我和您真可以說是「一見如故」了。我和你真投脾氣。昨天我遇到一個難民，我還送了他一卦哪。孟夫子不說嗎？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趙 唉，這個年頭兒真够人受的。

張 你知道，這都是老天爺注定了的「劫數」嗎，誰也逃不掉。（心中竊喜機會到來）你知道明朝有個劉伯溫嗎？他作了一部書，叫作「推背圖」，又叫「燒餅歌」。那真是上知五百年，下知五百年，就好比今年這個劫數，他也都

說得清清楚楚的。

趙 「燒餅歌」？不錯，我聽說過。可到底是怎麼一個故事呢？為什麼偏偏叫「燒餅歌」，不叫「油條歌」，「饅頭歌」呢？

張 這原來有一段故事，等我講給你聽。你知道，明太祖，就是朱元璋，那個面扎像豬的皇上，他小時候當過和尚的。明太祖有一天，正在皇宮裏頭——（說到這裏不往下說了）

趙 正在皇宮裏頭怎麼樣？

紅 （對張）你可往下說呀！

張 （向四周張望）這叫我怎麼往下說呢？您這兒又沒有——

趙 又沒有什麼？

張 又沒有燒餅呀。你想，燒餅歌，沒有燒餅叫我怎麼往下說呀？

燒餅(續)

有，有。小紅，你拿兩個燒餅來。(小紅拿

紅 你說，你說。

張 唉，對了，明太祖有一天正在吃燒餅，剛咬

了一口，(咬了一大口燒餅)剛咬了一口，(又

咬了一大口燒餅)太監忽然報道，說是劉伯溫

，軍師劉伯溫到了，明太祖——(看了看燒餅

，又咬了一大口)把燒餅放在桌上，拿碗——

(看茶碗內滿是茶)不行，不行，這碗裏頭滿

滿的茶，翻過來水不都流出來了嗎？(舉杯一

飲而盡)對了，明太祖聽說劉伯溫到了，就拿

起來進來，(看看燒餅實在太小了，不好意思

再吃，只好拿碗把燒餅蓋住)把燒餅蓋上。

趙 把燒餅蓋上作什麼？

張 你在我跟前，把燒餅蓋上，就宜劉伯溫上殿

。明太祖問劉伯溫說，先生深明數理，可知道碗裏頭是什麼東西嗎？

紅 那劉伯溫猜着了沒有呢？

張 當然猜着了！他是明朝的護國軍師，天上的

文昌星轉世哩。當時劉伯溫掐指一算，回答了

明太祖兩句，是，「半是日兮半似月」，就是

說一半像日頭，一半像月亮，(掀開碗看燒餅

餅)哈哈，我這倒既不像日頭，又不像月亮，

只能算一顆星了。

趙 下文是什麼呢？

張 一半是日兮半是月」，下文是「曾被金龍咬

一缺」。劉伯溫當時就對明太祖說，「此食物

也」。打開一看，果然是吃的哩。

紅 「曾被金龍咬一缺」，這麼說來，先生不成了金龍了嗎？

張 金龍？我那裏配？我只不該算得個餓狗餓了

。（索性把剩下的一口燒餅也塞入口中）

紅趙 （同時）餓狗，哈哈！

（方連升手持募兵三角旗上）

紅 表哥來了！

趙 （對方）辛苦辛苦，連升，你辛苦呀？

方 姑父說那裏話？這算得了什麼，我們年輕力

壯的，跑個百兒八十里，不算個什麼。倒是姑

父；你老人家四十多了，還受壯丁訓練，真是

叫人看着痛快。（說着把三角旗插在門上）

趙 說實話，我倒不是那種乏貨，我要再小五六

歲，早就跟着你們到前線去了。

張 （見沒有什麼再就掙定，拿起那個沒吃的燒

餅，湊湊欲下）對不起，少陪了，我還要到前

面去呢。

趙 不坐了？

張 不坐了。謝謝您的茶，您們燒餅

紅 可是算命先生，那個燒餅——？

張 明，小意思，別提了。（下）

方 姑父，你還相信算卦的嗎？

趙 那裏？那是我找的他？他那個兒來的。剛才

給我講了半天燒餅歌的故事，吃了一個燒餅，

還帶走了一個。

紅 我看他簡直是來騙燒餅吃的，

方 哈哈！

紅 （對方）連升，你今天招了多少了？

方 多少？今天運氣不好，打吃過中飯，跑到這

時候，還沒有招到一個哪。

趙 連升，我問你，四十多歲的人，你們要不要

啊？

方 要，怎麼不要啊？只要沒病沒災，有力氣就
行。

趙 有力氣就行！（立領來伸伸胳膊，踢踢腿，

像是告訴自己，他還有力氣）

方 哈哈！姑父，你也要當兵去啊？（紅亦笑）

（丁振東短裝從右門上）

東 請問，這兒招兵嗎？是那位招兵啊？

方 是我。誰要當兵啊？你叫他到這兒來報名。

東 我，是我要來當兵。

方 （想不到丁會當兵，所以未注意他的話）沒

錯兒，你叫他到我這兒來就是了。

趙，紅 （他們都聽見了，驚訝地）什麼？你？

你要當兵？

方 什麼？誰？

東 是我，對了，我是來當兵的。

方 趙的。你別開玩笑了，老子跑了大半天，跑
了個空，誰有功夫跟你寫開心？

東 （莫名其妙）開心，開什麼心？

方 別開玩笑了，我的大少爺，你打道回府去吧！

趙 （認丁）哦——，你不是丁家二少爺嗎？你
怎麼這個打扮？我都不認得你了。

紅 丁家二少爺？

東 不錯，我是丁振東，我來當兵的，所以穿了

一身短衣裳。

方 你？憑你這副神氣，要當兵？

趙 丁二少爺，你別開玩笑了！你好好的上着大

學堂，怎麼去當兵啊？這不是笑話嗎？

東 一點也不笑話。我的學堂叫日本鬼子拿大砲

炸毀了，炸成灰了。在這個時候，我還念什麼

書？我要是再不當兵，我要是再不去跟鬼子拚

命，我的家，我自己的性命，也快要變成灰了！

方 哎呀，我的少爺，你頭上是生髮油，臉上是雪花膏，你平常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享福享福了的，當兵那份兒「苦」，你受的了呵？

東 受得了也得受，受不了也得受，現在是什麼時候，還說享福！

趙 好，丁二少爺，你不願享福，那誰也管不了。可是你不想想，你有老太爺，老太太，哥哥，嫂嫂，還有一位沈小姐；不想想你家還有買賣，房屋，老老少少一大堆。

東 現在說什麼家呀？說什麼生命財產？現在都是小事情，我現在只有——國，國家，我們的國家。（很愉快地低聲說）我告訴你，我還回當兵，我爸爸他們都答應了的。

趙，紅 他們都答應了？

東 對了，我家裏都答應了。可是到了這時候

他們不答應也得答應。

方 對，痛快，說得對。

趙 你真不怕苦呵？

東 「苦」？有什麼苦？當兵有什麼苦呵？我看當兵才「樂」哪。殺日本鬼子，報仇，出氣，還不「樂」嗎？

方 真是要大家都像這位丁少爺就好了。

東 你別少爺少爺的稱呼了，我既然當了兵，大家統都是弟兄！

方 痛快，小影子的話越說越痛快了。哦，可不是，我還忘了問你的名字呢。

東 我姓丁，名字叫振東。

趙 唉，連我都不知道，你是那一個「振」字呀？

東 是字呀，一個厲辰的辰字。「東」是東西南北的「東」。

方 (拿過簿子來，遞給丁) 乾脆你自己寫吧。

(小紅從櫃台上取筆給丁，丁寫名字)

趙 招兵招得不痛快，我們還有的是人。我，我
去當兵去。

紅 爸爸！

東 什麼？你，你都四十多了，你還要去？

方 姑父，你也要去當兵？

趙 你不要看我長了四十的人，我的心可很年輕。我還是年輕方壯的小夥子呀。我又受過壯丁訓練，我為什麼不能當兵？

紅 爸爸，我呢？……

方 可不是，(看了小紅一眼) 小紅妹妹怎麼辦呢？

趙 哦……小紅這孩子，把她交給誰呢？(楊少奎上) 你怎麼又來了，少奎？

楊 大叔，我是來辭行的。

趙 辭行？

楊 嗯，我要走。

趙 你也當兵去？

楊 不，不是。你們剛才把我說明白了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幹了。剛才回去見着爸爸，他說舖子裏正好要到東府去辦貨，他打算打發我去，我明天就動身，所以特意到這兒來給你和小紅妹妹辭個行。

趙 少奎，你真明白過來了，倒真叫我心裏高興。只要你好好的幹，小紅這孩子，你喜歡隨，

那我一定——

紅 (低頭) 爸爸，這是的？

趙 哈哈，還有什麼不好惹嗎？可是，少奎，

你覺得辦貨的事倒不一定你去，你想是吧？

楊 是的，一向都是我爸爸親自去。退回我爸爸

教我出去歷練歷練，所以才派我去的。

趙 我？你還是不用去的好。

楊 不用去？不是我待在寮裏，你們都說我沒出

息嗎？

趙 待在寮裏當然是沒有出息。我只是說你不必

辦貨去，我並沒有叫你待在家裏呀。

楊 那麼你叫我到那兒去呢，天哪？

趙 我叫你當兵去！我叫你跟我們一起當兵去！

楊 當兵去，跟你們當兵去？都有誰？

趙 有誰，還有丁家二少爺。

楊 什麼？你們當兵去？我不信。

紅（對趙）爸爸，你不要去。

東 你有什麼不信？

楊 我有什麼不信，丁二少爺，就憑你會去當兵

我就不信。

方 真的，少奎，人家真要去當兵去，你不信我

把簿子拿給你看看。（拿簿子給楊）

紅 哼，（對楊）你看看人家！

楊（對丁）你真要去當兵？

東 這我還騙你嗎？

楊 你的家，你的東西，你都捨下了，你都不要

了？

東 對了，我都捨下了，都不要了。不，我都要

，我都愛。因為如此，我才去當兵。要到前線

去打死日本鬼子，我們才能保護東西，保護家

啊！

趙（對楊）你看見了嗎？丁家二少爺，人家大

學堂裏的學生，人家是什麼資格；人家爸爸開辦大買賣，地方上多麼有名氣，人家都去當兵了，憑我們，憑我們哪一樣趕得上人家？我們這條命就這麼值錢呀？

楊 對，你這話說得對。人家有的是錢，人家有的是房子，我們那一樣比得上人家，人家都去當兵了，我們也去！我也去！

方 對，小夥子，痛快！

趙 少奎，好孩子，你有出息，有志氣。（少停）你們這些年輕的小夥子都這麼硬，我也不比你們弱，咱們一道兒去。

紅 爸爸，你去了，把我撇給誰呀？

趙 哦，可不是，我倒沒有想到，小紅這孩子交給誰呢？

方 姑父，我看你還是不去的好。

紅 爸爸，你不帶去了。

趙 舅家正在用人的時候，我怎麼能够不去呀？

楊 讓我們年輕的去吧，又不缺少你「一個人」。

趙 話不是這麼說，多一個人就是一個人。對不對？

東 （鼓掌）對，說得對！

紅 爸爸，你要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
東 你這麼一個年輕的女孩子，怎麼能够去呢？

（向方）女孩子要不要？

方 上頭沒有這個命令。

楊 （一團高興）嗚！叫小紅到我們家裏去住好了。……

紅 你別瞎說八道了。

趙 笑話，少奎，你這話真是笑話，小紅又沒有

跟你正經經的說媒，怎麼能夠跑到你們家裏去住呢？

方 有了，我看還是請表妹到我家去吧。

趙 那哪兒行？你們一大家人，就靠那二畝地，

單單上這個年頭兒，還不是吃了上頓沒有下頓。

方 在這個年頭兒，還不是有飯大索吃嗎？姑父

，你要是不嫌我家吃的太壞，就叫表妹來好了

，反正就是添一雙筷子的事兒。

趙 要是你家能過，我不等你開口，我就叫小紅

去了，你知道我的脾氣一向是爽快的。

紅 爸爸，表哥，你們都不必爲難了。我看我也

當兵去好了。現在女人當兵的很多，人家詔去

，我就不能去嗎？

趙 你錢數還太小哪。

東 你可以在後方學點看護什麼的呀。我給你寫

個條兒！把你介紹給沈克做小姐，她有辦法。

（寫）

趙 這話不錯，你在後方學點看護，給弟兄們縫

點衣裳，都很好的。（沈吟）哦，我想起來了，

你大舅他家裏人口不多，剛才我到他那兒去，

他還直念叨你呢。對了，小紅，我把你送到他

那兒去罷。

紅 好吧。

方 那末好了。大家都有了着落了！

（遠處開軍樂聲，悠揚可喜）

楊 我還要回家去告訴一聲。

東 不用告訴誰了，省得他們囉嗦。

趙 我家裏這點破東西也得歸置歸置，還得把小

紅送到她舅舅那兒去。

東（對紅）：唔，給你這條子。大成街。沈小姐就在我家裏。你過幾天再去。（對方）我同你先去吧。

方：唔說明天下午才開出去。

楊：那末我們明天早晨什麼時候聚齊呢？

趙（對衆）：我們明天一早，請大家都到我這小

茶館裏來好不好？

衆：好！

趙：我明天早晨到會聚齊，大家開伙的吃一頓，

一起當兵，一起殺日本鬼子去！

東：喂，先來兩個燒餅！

方：一盞白乾！

紅：呢，白乾一盞，燒餅兩個！

（衆笑）

——幕——

第三幕

【時間】不久以後，黎明前。

【佈景】戰壕內。後面靠左有口通交通壕，靠右亦有一出口。右方一堆木箱，左方一堵蘆包袋，木箱與蘆包袋之間稍後的地方，有一堆稻草。

壕外的樹木和鐵蒺藜，隱約可以望到。開幕時正值一陣戰事方過，不特聽到斷續的砲聲和槍聲，遠處有一閃一閃的紅光。張金榜班長坐在木箱上看地圖，與徐千里談論。楊少奎躺在稻草上。李超虹倚槍警戒，趙伯年坐在階上倚着胸脯，孫德標魏狗子坐在蘆包袋上，吃麵包牛肉等物。可在整理輕機關槍與手榴

箱等件。砲聲漸漸隱去。丁走向左方。

東（向外）一鳴！一鳴！（外面無應聲）一鳴

你來了嗎？

杜（在外）唉！

東（沒聽見）一鳴！

杜 唉，來了。

東 你可以進來了。

杜 唉。誰？你是誰？

東 是我。

杜 振東嗎？

東 是的，我是振東，你進來吧。（替肩背照像

機上）

杜 辛苦辛苦，諸位弟兄們辛苦了。

東 沒有什麼，杜先生。

丁（走上去拍杜肩）你的胆子可真不小。一鳴

，每回都是剛打完了仗，你就來了。

孫 可不是嗎，每回都是這樣，老鄉——哦，對不起，報館先生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。

杜 咳，這算什麼？比起諸位來，可就差得遠了。

孫 你到前線也有半個月了。受的這份苦也够賺的。

杜 我受的這一點苦，又算什麼？這兩天仗打的還蠻利害，諸位弟兄們，那裏好好的吃過一頓飯，睡一會覺來着！

東 我們的身體雖然受痛苦，我們的精神，可是非常愉快，非常快樂！

杜 (指趙問丁) 這位老先生是誰？

趙 老？你看我嘴巴上有鬍子，就以爲我老呀？我雖然活了四十多歲了，可是我自己覺得才十

七八呀。哈哈。(大家笑)

杜 這位老先生真是「老當益壯」，叫我們慚愧得很。請教貴姓？

東 一鳴，你這洞天真有點忙糊塗啦，我不是跟你介紹過了嗎？這位是趙伯年，趙老先生，「一品香」茶館的老板。

孫 楊少奎的老丈人！哈哈。(大家看楊少奎) 楊 (睡得正好。夢中囁語) 小紅，小紅！……

只要你肯嫁給我，米飯是不愁沒得吃的。

孫 做夢還想着小紅哩。醒醒吧，別儘管小紅小綠的了。(搖搖楊)

東 算了吧，孫得標。讓他睡一會兒吧。他身子本來就不結實。打了一夜的仗，也够他累的。

杜 (指楊) 那睡覺的就是楊少奎，是不是？

東 對了，那就是楊少奎，打着仗還忘不了小紅

啊。

杜 你們都穿上了軍裝，孫然一看，我簡直認不出是誰是誰了。

趙 對啊，都是一式一樣的衣裳。

東 一嗎，坐在木箱子上，跟張班長討論滑的是誰？你認得嗎？

杜 徐千里，我要是再不認識他，可就完了。

東 張班長叫什麼名字，你知道嗎？

杜 怎麼不知道呢？他就是張金榜，你的鄰居，

張家的淘氣張小三兒。——現在是你們的班長了，常打勝仗，你看他是多麼威風！

東 可見得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啊。孫得標旁邊坐的那個呢？

杜 魏——魏同志，對不對？

孫 什麼魏同志不魏同志，魏狗子！咱們都叫他

魏狗子，你也叫他魏狗子得了，老魏。

魏 「老鄉——你又胡說八道了，」俺山東，俺山東；「俺山東」怎麼啦？

孫 山東人不含糊。李超虹，你說怎麼樣？

李 什麼？你說什麼？

東 （對杜）超虹正在那兒發威呢。他可是沒有發見，你看他多注意呀。

杜 你們真辛苦極了，沒有一點時辰睡好好歇一歇。於是剛打退了仗，還得磨戒着。

孫 這算得了什麼？老魏——哦，對不起；……

魏 （對孫）「老魏」，「老魏」……

孫 對不起，敬請先生。

魏 咳，太不敢說了。何必客氣，叫我杜一鳴

戒，就是三天五天不睡覺，小伙子們不在乎！

魏 你不在乎，孫得額，老子就在乎呀？

東（對杜）我們早已習慣了。一鳴，你看超虹

站在那兒，不是道道地地的大兵嗎？哈哈！

孫 李超虹，該我接班兒了。

（孫繼李警戒，李索過來）

李 一鳴，你又來了。人家都說新聞記者是無冕

皇帝，我看你不但是無冕皇帝，而且還是無槍

戰士。

杜 我們的詩人，還是老脾氣，愛說笑話！可是

你太消痰了，我是不敢當的。

東 一鳴，你這人模樣都好，就是有一樣不好。

太客氣。

李 一鳴，真的，咱哥們兒說句老實話，這回打

仗，你們隨軍記者的功勞，目的確是不小啊。

魏 李超虹，有你的！這位老鄉——這位報館先

生把咱們殺日本的故事，都編成新聞了。真虧

他怎麼想的！

李 得了，魏狗子，你在那兒吃東西，喂狗，就

喂你的狗子吧，又叨叨些什麼？（哄哄笑）

魏 我是魏狗子，你是李根子，李傻子！沒事！

個人瞎念，瞎寫，不是瘋子是什麼？

東（對杜）超虹把他在前線實際見到的，感覺

到的，都寫成詩了。

杜 我們的詩人真可以比美英國的拜倫了。超虹

，你的詩集寫好了，交我拿到後方去出版，名

子就叫做「從軍樂」，你看好不好？老兄根據

實際經驗寫成的詩，當然能感動人，我保證一

定會受人歡迎的，我們的詩人！

魏 什麼濕人不濕人？還幹人唱！

孫 你懂得什麼，魏狗子！你別瞎說八道了。

魏 孫得根，你好好在那兒警戒吧。要是出了錯

兒，看老子打你的屁股！

孫 「魏狗子」，喂你的狗去吧！

魏 哼，我不跟你吵架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中

國人不打罵中國人，日本鬼子才是喂狗的材料

咱，日本鬼子喂狗！喂王八！

孫 喂狗，喂王八，這就算了？老子拿日本鬼子

喂烏龜，喂甲魚！（衆哄笑）

東 咳，我也懶得塗，一鳴，叫你站了這麼半天

。你坐在這沙發上，指菸包我們談談好不好？

魏 好，我不累。你們倒是應該敬菸了。（取出

紙筆）這一仗是晚上九點多鐘打出的吧？我在

武司令那兒聽到的。

李 一場，你這人真笨了，人家打了半天的仗

，好容易休息一會兒，快樂快樂，你又抓住人

家，要人家講什麼戰事，真是豈有此理！

東 趙虹真愛講笑話。

魏 還人，乾人，別不知好歹了。說別的都是假

的，我先問問你，這麵包好吃不好吃？

李 好吃！可就是少一杯咖啡。

杜 哈哈，趙虹還是忘不了咖啡。

魏 這牛肉香不香？

李 香！

東 魏狗子，我替你說了吧。「好吃！香！你可

知道是怎麼來的？要不是杜公生開了着開，後

方的老百姓，怎麼會，給我們送東西來啊？」

老魏，你說對不對？（對杜）老魏整天念叨你

的好處，一鳴，他的話我都背熟了。

杜 笑話！這是我們應有的責任。

魏 我說的實話，牛肉麵包又沒長翅膀，他會自己往前飛嗎呀？它又不會飛！

李 誰說不會飛？（搶過一塊肉，放到嘴裏）哈

哈，你看，飛到我嘴裏來了。

魏 沒有別的事！全往我嘴裏飛！（把剩下的牛肉

撿起來，正打算往嘴裏放，李又來搶）

李 還是往我嘴裏飛！（二人搶牛肉，一不小心

，把牛肉都到張連長和韓子面前）

東 趙姐，你們太胡鬧了，班長和千里正在，哪

兒，討論正經事呢。

張 （立起來）我們也討論完了。甘先生，對不

起，沒有招待。

甘 （也立起來）那裏的話，張班長，一次一次

的打擾，心裏已經十分不安了。

張 甘先生太客氣了。只要軍民能一致聯合起來

，我們一定能够打勝仗的，甘先生，你們新聞記者的工作，正是把前方和後方聯繫起來，功勞真是不小。

甘 過獎，過獎，和諸位武裝同志們比起來，可

真差得太遠了。

徐 一鳴，你來了很久了？

甘 來了一會兒了。晚上這一仗，他們都辛苦了。

張 也沒有什麼。雖然有一點兒累，可是大受教

日本鬼子都殺得很開心，很快活。甘先生，請

你坐下來，我們談談好不好。

（甘坐，大家隨意立坐）

甘 好好。這一仗我們奪到了多少戰利品？

徐 還沒有弄出來，有的還在戰場外邊，還沒有

有動。大概光我們這一營就殺死了三十多個鬼

子，奪得了兩挺輕機關槍，一面日本旗子，奪

得的步槍恐怕也有二十來枝吧？

張 不止，不止。我看看三十來枝。

杜 (邊給邊認)「這中間有二挺，臥放一面，步槍。十支……」

杜 今天夜裏打了這麼一個勝仗，這一兩天，敵人大膽不敢再動了哩？

張 也不敢說一定。反正我們每時刻都戒備

着，總是打了勝仗，就不應該大意。

杜 對極了。

李 這就叫做「驕而不驕」。

東 晚上八點五十分鐘的時候，我們有一圈的陣

地，有一角已經叫敵人衝破了，當時的情形危

險得很——

杜 我在司令部裏聽說了。

徐 可是我們接到命令，叫我們這一營向前增援

的時候，大家個個興奮，個個歡喜，大家都說

；「我們出氣的機會到了，我們拚命幹吧！殺

一個敵卒，殺一個敵員一個！」張連長亮着香

梁，在前邊指揮，一嗓子彈飛來，把薩爾福打

傷了。

杜 你怎麼這樣？這不高興嗎？

張 傷了一團一夥，小意思，就一傷了一層皮，

不痛的。

李 我們這一營接到命令的時候，飛機已經去了。

，砲火已經發了，我們就把隊伍稍分成兩隊，

重機關槍，迫擊炮，大大發揮火力，維護我們

第一營步兵前進。那時候天已經黑了，就利用

交通壕，自前大營衝，敵人的陣地衝到我們

的陣地，可是他的槍聲就不響，只不過發過子

彈罷了。弟兄們不穩定，也不放鬆，一衝到了

敵人的陣地，他們才知道，鬼子的鬼子真小，打了一打就跑了。我們這邊死傷很少，我們這一營就死了一個褚永發。

東 可是我們殺死那麼多的鬼子，送了那麼多勝利品，早已經修本兒了。

杜 還許多爲國家犧牲的戰士，政府不俱給他們家屬的卹金，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，政府也負責任的。而且死的只不過是他們的肉體罷了，他們的精神却是永遠不死的。他們的名字永遠記在國英萬同胞的心坎，子子孫孫都不會忘記的！

張 我們每回打仗，不但死傷少，就是子彈也消耗得很少。

杜 請問這是什麼緣故？

張 達到敵人攻擊的時候，我們只准用輕機關槍

對敵人的目標射擊，並且要預備好瞄準。步兵上刺刀以後發聲而，敵人就到了四十公尺的地方，用手榴彈炸他，當他到了一公尺的地方，就起來拿刺刀把他刺死！你看我們的法子妙不妙？

杜 妙極了。妙極了。（繼續記下來）

李 豈但是妙妙妙？簡直是呱呱叫！

胡 這回打仗，日本鬼子放了好幾百炮，可是多半放而不炸，又不炸，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？

張 這就只得拿咱們東北老鄉的好處了。你知道敵人隊伍多麼，有好幾是咱們東北的同胞，叫日本強逼着來打自己人，可也他們也是愛國的，沒有法子，就只好把炮彈弄炸了，叫他打出來不能炸。在土匪打仗的時候，就這着這這種事。

徐 聽說後來那些東北同胞都叫日本給槍斃了，就他們家裏的人，不論老少，也都被殺死了。

東 當初我一心要當兵，也是見到這一層。你想想，現在我們殺鬼子，多麼開心，多麼快樂！要是等到日本人把家鄉佔了，可就難多了。你想想，我們早早的當兵，多麼痛快，多麼快樂！

杜 這一件事，我在通訊裏一定要特別記下來，多多喚醒後方同胞的注意。我要告訴他們，不要再遲誤了，趕快起來當兵，現在當兵殺鬼子是快樂的！

魏 要說快樂，我們是真快樂的！

趙 嗚！我們的人才才全啊。李超紅會唱歌；魏狗子像真優氣的，一說話就引人笑——

楊 小紅、小紅，你別跑呀？我剛打前線回來……嗚嗚明天結婚好不好？——

李 老徐！楊少奎還會想媳婦呢，你會幹什麼？

徐 我？我一發明炸藥。

丁 炸藥只能炸日本鬼子，又不好玩兒！

李 老徐！你就會變戲法呢。從前你在試驗室裏，明明是一瓶沒顏色的水，一會兒你把它變成紅的，一會兒又變成綠的了。

徐 對了，我會變戲法。昨天晚上楊少奎直打盹，我各處使戲法給他看，他才不困了。

東 千里，你真會變戲法呀？

趙 你聽他瞎扯！

楊 再說一箇，小紅！

李 你們都，楊少奎說什麼呢？

魏 說什麼？反正又是小紅！

楊 你穿上這身衣裳，真像是一隻鸚鵡下凡！小紅——

李 (拉楊) 醒醒吧，小紅來了。

東 你叫他睡一會兒。他身子不精實，肚子又小，也難醒為他的。

趙 睡了這半天，也該醒了，

李 醒醒吧，少奎，醒醒吧，小紅來了。

楊 誰來了？小紅？小紅來了？

趙 (拉楊起身) 快起來吧，這裏些人看着你，也不害羞。

楊 害臊？小紅，咱們是小爺兒，你還害臊幹

什麼？

趙 你醒醒，誰是小紅呀？

李 小紅來了。

楊 你來了，小紅！(突然立起來，抱住趙老頭)

你真漂亮，真是小裏嬌嫩下凡！

趙 (推開楊) 沒出息，還作夢！

楊 (睜大眼睛) 哦，哦，是你！

東 不是小紅，是小紅他爸爸！

孫 是小紅他爸爸，哈哈，(忽然大笑)

楊 你們不用笑我，我的肚子並不小！

徐 不小？爲了，有的人還不敵官兵，還不敢上

前線；你只起個來，真是胆子大。

東 託公公這福，楊少奎的肚子比從前大多了。

趙 他剛來的時候，真像隻吃噴兒的奶娃娃！

趙 歲也奇怪，他的時候當小少爺，大了當

小老板，舒服了。

楊 你們都說我肚子小，其實，其實我什麼也不

怕，就死有一樣——

李 好惹小紅，對不對？

楊 打仗，鬼子放火槍，我並不怕，就死有一樣

，我就害怕鬼子的飛機。

孫 哈哈，「天不怕！地不怕！就怕飛機撈勺」，
勺丫丫。

東 楊少奎，我問你，你買過彩票沒有？

楊 買過。怎麼沒有買過呀？我們一家子都愛買

彩票。

東 我問你，你中過彩票沒有？

楊 我中過一回。

東 得了多少錢？

楊 中的末彩，得了兩塊錢，還不夠本呢。

東 我中的是頭彩！

楊 頭彩我可沒中過。

東 二彩呢？

楊 也沒中過。

東 三彩四彩呢？

楊 都沒有中過，都沒中過；我不告訴你了嗎？

我買中了一回末彩。

東 那不就瞎了嗎？我會告訴你，中炸彈其中頭彩
還要強哪。

張 楊少奎，我還有幾句話要問你。

楊 什麼話，班長？

張 是天上的老鴉多呀，還是敵人的飛機多？

楊 自然天上的老鴉多。

張 老鴉往你頭上拉過幾回矢？

楊 一回也沒拉過。

張 那麼敵人的炸彈，就更砸到你的頭上來
了。

李 況且我們還有那麼些高射炮打它，日本飛機
又有什麼可怕的？

楊 不怕了，我不怕飛機了。

東 對了。不怕飛機，不想小紅，這才是好小子

「這才大丈夫！這才英雄漢的軍人！楊少奎，敬禮！」（楊少奎，敬禮）

徐 你們的訓話訓完了吧？楊少奎！我來變一套戲法，壓勞慰勞你。

魏 （莫名其妙）徐千里，你真要變戲法？趙 你看他搞些什麼鬼。

徐 來，來，來，趙紅，你，我的助手。

李 好，我們哥倆就變起來哉，變起來哉！

徐 諸位先生，諸位太太，諸位少爺，諸位少奶！

從 軍 樂

李 諸位密斯德，密斯斯，諸位密斯！我們的戲法真叫好，真叫妙，全國皆知，世界聞名。上海卡爾登大戲院給我們十萬塊錢一月的包銀，我們那沒去，美國的無線電報，給我們來了八次電報，法國的國家戲院開專車來接我們，我

們都沒去！今天諸位的眼力可算不小，問問我講，我們就變起來哉，變起來哉！

徐 （從角上取出綉綉子）諸位看清楚，這是幾條綉子！

李 （把綉子遞過來，用力一甩）對！沒變沒變，沒變沒夾帶！

東 趙紅，你真成了個跑江湖的了。

李 看清楚了嗎？諸位先生，諸位太太，

爺，諸位少奶媽！這是綉綉子，幾條平當的綉子，沒沒沒夾帶，沒沒沒夾帶！

衆 看看了。

孫 我傷不看看！

魏 哈哈，他傷不看看！

徐 不要緊，待會兒我另變給你看看。
李 看看了了？

「滑溜透了」

李 我也滑溜透了。可是，可是，（向徐）怎麼個滑法呢？（衆大笑）

徐 我右手裏是一條繩子，左手是好幾條繩子，對不對？

衆對！

徐 請位勞駕，把這好幾條繩子的一頭都結在一起？（衆人中有一人出來，把繩子結好）看好了嗎？現在這幾條繩子有一頭結在一起了，剩下的一頭還是各歸各的。

李 對了，請位自己的，可是一點毛病也沒有呀！

徐 把這結好的一頭，再和我右手這一頭的一頭結好。那位勞駕？

馮 我來結！（接好繩子）

李 喂，繩子結好了，可就要變了。請位老爺們

，太太們，少爺們，少奶奶們，可要請請定，可要看明白，你們眼裏要是一不留神，我們這兒轉了鬼，可就沒意思了。戲法都是假的，說破了不值半文錢，看的就是個功夫，請位看請位了，看明白了——

趙 別廢話了，快變吧。

李 對，廢話少說。請位們，我說呀，我們就變起來罷，變起來罷。變呀，變呀，……（向徐）到底怎麼個變法呀？（衆哄笑）

徐 不要慌，我們這戲法還有個名堂呢。

李 對，對極了。我們這戲法，叫做玩藝小，還有請看堂明，這套戲法就叫做……？

徐 「最後勝利」！

李 對了，我們這套戲法的名堂，就叫做「最後

勝利」！

徐 影計！

李 有。變起來！

親 我給你敲洋鼓。（用嘴槌做變魔術的敲聲）

楊 我給你吹洋號。（用嘴槌做敲聲）

李（問徐）要伴東西遮蓋不要？

徐 不要。

李 聽見了嗎？諸位！連遮蓋都不要，看玩藝兒

就是看個乾淨，看個俐落，看個簡捷，看個涼

亮，伶俐，快！不說不蓋，可算是一點毛病都

沒有。

徐 對不起，我套戲法還得請諸位當一箇小忙。

東 有什麼忙？

徐 這一條黑根的繩子，你拿好。

東 好。（拿繩）

徐 剩下的四五條網在一起的繩子，諸位每人拿

一條。

楊 我們別上了你的當！

趙 徐千里，你要怕什麼鬼？

李 玩的是真的，諸位把繩子拿好，我們就變起

來哉。

親 「變起來哉，變起來哉」你說了多久回子，

還沒有變哩。

李 你急什麼？來代請好了才能變哩。

徐 這就變了。

李 聽見了嗎？這就變了。

徐 王鎮京，你往這邊拉；其餘的各位，一個往

前，一個往後，一個往左，一個往右，隨後往

四方不同的方向拉開行！（衆照做）

徐 預備好了嗎？

衆 預備好了。

李 預備好了。可就真要變了。諸位看好了，看

好了，看好了——不要慌，慢些！

張 又怎麼了？

李 咱們得先定個口號。

東 你的事真多，定個什麼口號？

李 我喊「預備」，大家就預備，我念「一二三

四五，金木水火土」，念完了，說「拉」，諸

位就拚命的拉！

楊 往那一邊拉呀？

徐 丁振東把你們往他那邊拉，你們就要把他拉

過來，看誰拉得過誰？

李 都明白了吧？

衆 明白了。

李 預備！

衆 預備好了。

李 這回可就真要變了，諸位看好了，看好了，

看好了。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拉！

(齊聲；衆人用力拉；拉不過丁來)

徐 你們把丁振東拉過來了沒有？

衆 拉不過來！

徐 那末大家都站在那邊，一邊拉！

(大家照做)

李 預備！

衆 預備好了。

李 諸位看好了，看好了，看好了。不要慌，不

要慌。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拉！、衆人

稍一用力把丁拉了過來)

徐 把他拉過來了沒有？

衆 當然拉過來了。

徐 爲什麼呢？

趙 大家都站在一齊，往一個方向拉囉。

徐 對了，遺話一點也不錯，剛才大家不站在一起，往不同的方向拉，自然拉不動；可是現在大家站在一起，往同一的目標拉，所以就很容易的把丁振東拉過來了。

李 我們這回跟日本鬼子打仗，也是一樣的道理，只要大家團結一致，向一個目標前進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！

魏 戲法變金了沒有？

徐 變了。

楊 我們都上了你的當了。（衆笑）

張 大家並沒有上他的當；照我看，我們都受了徐十里一個好教訓，從現在起，我們沒有團結的，趕快團結起來！已經團結了的，大家團結

得要更緊些！

趙 玩藝兒雖小，却的確含著些深意思。

杜 戲法變完了，我要給大家照一個相。

張 等到天亮了再照不好嗎？

杜 白天裏已經照得很多了。我特意要照一張夜晚的。

東 一暗，我們大家怎麼得站法呢？

杜 還是照我來的時候一樣，大家隨意擺擺的好了。吃東西還是吃東西，談話的還是談話。我把前線將士生活情形，照成相片，寄回去在報上登出來，叫大家知道，戰場上也有一種樂趣，好鼓勵後方的人多多當兵。

李 楊少奎，你的相片小紅不久就強在報上看到。哈哈。

杜 大家預備好了？

衆 預備好了。

張 不，李超虹，你們三劍客站在一起！

李 老徐，振東，來！

杜 好極了，好極了，不要動……好了。

魏 (等了良久) 照完了沒有？

杜 早照完了。

衆 哎呀，累死了！

杜 張隊長，請你到壕溝外面去，我再舉另替你

照一張，你看好不好？

強 好。

杜 我們就把這張照片叫做「從軍樂」。(張杜

從右下)

衆 對了，「從軍樂」！

(衆合唱「從軍樂」)(詞階後)

徐 這歌真叫好聽。

李 憑李超虹調的款，綉的時候還用去了三輪子

咖啡，怎麼會不好聽呢？

徐 超虹，你張口咖啡，閉口咖啡，我問問你，

你從前做詩怎麼不寫咖啡，沒有咖啡，一個字

也寫不出來；自從到了前線，別說咖啡，連一

碗茶都擄不着喝，怎麼你的詩也寫出來了呀？

東 說別的是假的，超虹現在變得多了，不像以

前那樣文墨酸的了。

李 這就叫做「此一時也，彼一時也」。

趙 「從軍樂」這首歌，叫人聽了倒是真樂，

魏 你們總誇「濕人」，我就不高興。我這「乾

人」也會唱歌呀。

東 別瞎吹了，魏狗子。

魏 你們不信，我念給你們聽聽，一保比他的還

要樂。

當真真快樂，
快樂真無窮。

燕子壞了不用補，
衣裳破了不必縫，

你老別嫌太雜習，

我理子上還有兩個大窟窿。

兄弟們大家混得累，

彼此的脾氣說得透：

徐千里外號叫「炸藥」，

脚脖子太以是李遠就，

趙紫蘭手人老心不老，

楊少雲日夜思小紅，

山東老鄉稱得周，

小白會兒了張東！

「混了再說我自己唱」？

老子名叫「趙樹子」，

十張大餅塞牙縫，

諸位要相親親親，

邊得多吃好大蔥，

多加好大蔥，

（幾哄然大笑）

楊 把我的肚子氣笑痛了。

徐 趙姐，你完了，費了他的款比你的還有過

頭。

李 誰說的，他的款不窮給人一頓，高的越覺，

不，够使人發笑深宵的共鳴！

徐 得了，別說笑了。——喂，張隊長回來了。

（張隊長上）

東 趙照好了？

張 照好了，喂，天就要亮了，今天晚上也許沒

有什麼事了，就是大家要小心一點，防備敵人的誘誘攻壞。

李 廿一馬已經走了嗎？

張 走了。他跟我們一樣，也是今夜沒有睡覺。

（從衣袋裏取出「日信」）楊少雲，這兒有件「

封信。

李 小紅的信吧？（楊看信）

魏（唱）「這一封信帶來得巧——」

東 饒饒饒，他好容易說到一封信，你就別提他

他了。

楊 是我父親來的信。

楊 不相信！

魏 不相信我念出來你們聽聽。（念信）「少雲

我兒知悉：自汝投軍，我與你情萬分惦念。不

知汝在營中，身體結實否？三盞茶飯，——

魏 「小軍遣」！

李 魏狗子，你怎麼又犯了戲謔了？

魏 上句是「三盞茶飯」，我不會接續唱「小軍

遣」嗎？

李 往下念吧。

楊（續念）「三盞茶飯，何人料理？月前接丁府

老爺送來消息，說丁二少爺來信云，你在軍中

平安，心中才算放心，見字務必急領來信！」

——信裏不糟糕？我給他們的信，都沒有接

到！

張 這是打仗的時候常有的事。

楊（續念）「欲其睡覺，務必當心。衣裳破了

——

魏 「自有人縫」（指楊）「楊大哥，這幾年，

命還不薄」——

楊 哎呀，真想不到，真想不到！

東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楊 (念)「張半仙代筆」。你們看，你們看，

「張半仙代筆」，原來這封信還是張半仙寫的！

張 張半仙是誰？

楊 不就是騙了我兩個錢的那個張半仙嗎？

李 少爺，你別傻里傻氣的了。接到小紅一封信，也值得變成這個樣子！

東 楊少爺想小紅都快想瘋了。

楊 丁振東，你別吹！你不想沈克敏？別裝正經了。這信裏頭還提到她哪。你不想她，我就不給你看了。

東 (跑去搶信) 給我，給我！

楊 你不是好人，你不是不想老婆嗎？(丁直向

楊行禮，衆笑)

東 (把信接到手中，念)「沈小姐如今在學堂教

授看護，學生老少皆有。」(再念一遍)「沈小

姐如今在學堂教授看護」——

楊 怎麼樣？你老婆想你了吧？

東 我不假你，就知道想老婆！

楊 哼，你不想老婆，就是有點想太太！

東 (繼續念下去)「丁府大少爺月前亦加入伍，每日上操，一二一二，」——不通不通

還張半仙瘋不瘋！什麼「一二一二」呀？

李 哈哈，上操不是「一二一二」「一二一二」嗎？(學樣)

魏 (跟着走)「一二、一二！」

東 我哥哥也當兵了，真想不到！

楊 啊？丁振東也當了兵了，他那樣的大少爺也

當了兵了，真希罕！

張 有什麼希罕？別說我張金榜，就是你楊少奎那當了兵了，人家就不能當兵啊？

東 我……想不到我哥哥也明由過來了。

張 你也當兵，我也當兵，大家都搶着來當兵，咱們大中國就不怕他小日本了。

魏 小舅子才怕他呢。

張 只恨我們不怕死，死一個，上一個，往前拚下去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！

魏 日本鬼子才真怕死，每個都能在他們身上搜出什麼符，什麼咒來。

魏 他越打敗仗他越怕死；他越怕死，他越死得多！

東 他們當然怕死囉。你們想想，他們平常就叫他們的 閻壓追够了，現在又平白叫他們出來

送死，他們那裏肯呀？

張 上回計一鳴先生走的時候，不是對我我們說嗎？日本國內發的公債已經太多了，工廠多半都關了門，田也沒人種了，人們都沒飯吃了，人民革命的情緒很高漲。

李 是呀，聽說日本鬼子軍隊裏頭，常常發現反戰的傳單！

張 不光是傳單，我們前兩個月不是親眼看見許多日本兵叛變嗎？所以只要我們能堅持久抗戰下去，日本國內自己就會起革命，把他們的軍閥打倒的。

魏 千萬別那樣，那就壞了，千萬別那樣，——怎麼？

魏 要是日本軍閥倒了，向我們投了降，我們再撈不着殺鬼子了，哈哈。

東 所以我們應該在後備隊快呀！

衆 對！

（傳令兵在外喊：「命令！」張接令發言）

張 弟兄們，我們又要殺鬼子去了。上頭來的命令，我們要趁敵人失敗之後，還沒有休息過來

的時候，追上前往殺他一個痛快！

（生預唱：槍聲大作，各處殺之聲不絕，橋外砲聲火光。天大亮。）

——幕——

0—	<u>1.2 3 0</u>	3. 1 5 —	<i>mf</i> 5. 5 6 5. 3
(咕隆琴)	大砲呀	開 了 花	沒 有 煩 惱 呀
2 1 2 3 0 3	4. 2 5 4 3	2 3 2 1 0	
沒 有 牽 挂	只 曉 得 殺 敵 呀	爲 了 國 家	
<u>5.5 1 0 1.5 3 0</u>	<u>3.2 1.2 3.4 5 0</u>	<u>5.5 1 0 1.5 3 0</u>	
叮 琴 叮 叮 琴 叮	好 鐵 纔 能 打 好 釘	叮 琴 叮 叮 琴 叮	
3.2 1 2 2 1.7 1 0	1.1 4.4 4.4 4 0	5.4 3.4 2.2 2 0	
只 有 好 男 兒 纔 當 兵	叮 琴 叮 琴 叮 琴 叮	叮 琴 叮 琴 叮 琴 叮	
<u>2.2 5.5 5.5 5 0</u>	5 5. 5. 5. 1 —		
叮 琴 叮 琴 叮 琴 叮	叮 琴 叮 琴 叮		

【注】在()號中之字候用口所作之聲，亦須依照拍子(“嘶”字兩拍，讀若z；“咕隆冬”三字之時值如 $\frac{1}{2}$ (1.))。

G 調 4/4

從 樂 軍

拿 上 沉 悶
火 火 悶

——序 幕，第 三 幕 中，尾 聲 用——

Allegro

mf

5.5 1 0 1 6 3 0 | 3.2 1.2 3.4 5 0 | 5.5 1 0 1.5 3 0 |

叮 叮

3.2 1 2 2 1.7 1 0 1 | 4 ——— 6 1.4 | 6.4 5 ——— |

只 有 好 男 兒 纔 當 兵 要 問 當 兵 的 多 快 樂

6 5.6 4.5 4.3 | 2.3 2.7 1 ——— | 6.6 1.6 1.6 2 0 |

當 兵 的 快 樂 勁 不 清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

2.1 2.3 4.5 6 0 | 6 6 6 6.6 7.7 6 0 | 5 5 5 5.6 4.3 2 0 |

叮 叮

5 0 1 0 2 0 5 0 | 1 7 1 2 2 3 | 4.3 5 4 3 |

吃 喝 玩 樂 都 在 一 起 不 分 老 少 都 是

2 3 2 1 0 | 0 ——— 5 5 5 5 0 | 1.7 1 2 3 ——— |

好 兄 弟 (哪) 槍 子 鬼 呀 飛 得 似 如 麻

第四幕

【時間】一個上午。

【佈景】同第一幕，但充滿抗戰精神。雖然與第一幕相隔不過數月，但是室內光景已經大改，最顯著的就是牆上掛了一大堆地圖，還有零碎的裝格之類。

開幕時，丁母、丁嫂、小紅、團長而坐，大家忙着縫戰士的衣服。桌上堆着已經剪好的料子和針線鈕扣等物。丁父坐在沙發上看報。

丁母等一面做活，一面談話。

母（對丁嫂）你看我這，哼！少奶奶，你看他看報比我們做活兒還要忙。

嫂（陪笑）可不是，爹爹這些時候，比誰都關心

國家大事。

母 跟從前比起來，他簡直是兩個人啦。

父 你呢，不也是兩個人了嗎？

紅 叫我看看，這一次的仗打得我們全變了樣兒了，丁太太。您說對不對？

母 誰說不是。可也真沒有想到。

紅 我說句那個話，前回打仗打得也好，我們全和團練出來了。從前我給振寰縫兩件衣服，總覺得累。現在我們一天忙到晚，給前線將士縫衣服，反而一點也不覺得什麼。

紅 我們為國家做事，精神上感覺到快樂，自然就忘記累了。

母 說起振寰，咳，少奶奶，今天振寰開出去，應該給他張羅張羅點酒，壯壯他的行色呀。你也是，少奶奶，早點告訴我告訴你劃個預備，你

客裏客走出去了，不知做什麼時，你又出來幫我們的忙來了。

嫂 我告訴劉順了。我們現在做衣服，不就差給前線的戰士，不也就算是給振寶做嗎？

母 你倒看看我這，什麼也不管，就頭腦看報。（對劉順）致遠，你倒放下報，我看你高快入迷了。人家有戲迷，還沒聽說有報迷呢。

父 我們在東戰場上打了一個大勝仗！你們看，我們又在東戰場打了勝仗！

紅 少奎他們不是在那邊嗎？

母 振東他們嗎？又打了勝仗！

父 對了。敵人這次要包圍我們，可是我們看破了他們的詭計，實行大迂迴戰略，反把他們打了箇落花流水！

紅 前線將士的功勞真是大極了，希望我們做的

這些衣服，能早早的發給 吧！

父 少奶奶，今天振寶出發，你還是去發發張羅他吧，看看他這缺少什麼不。

嫂 我想把這一百件衣裳今天都趕齊才好。抗敵後援會明天下午就要送到前方去了。振寶的東西都已經收拾好了，他現在正在與衣服哩。

母 少奶奶，你去吧。剛才我看了一遍，零星帶的東西倒是差不多啦。你再去看一遍，萬金油八卦丹看他忘了沒有。

嫂 可是這些衣服也很要緊呀。

母 你不用弄重個了，只裝幾件了，我眼小紅準做得完。

父 你去吧，少奶奶，你進去看看振寶吧。他昨天檢閱，太累了，今晚起得晚一點，還沒有吃飯呢。

母 你二弟擬賣那孩子就是愛的太急了，什麼

東西都沒來得及帶。振寶一樣的叫我「媽」，也

一樣是我的孩子，我是沒備沒向的。

總 好吧，我去一會兒就來。（下）

母 我跟小紅兩人滿够了，你放心。

父（對母）我來幫你的忙。（跑去整理做好了

衣服）

母 趁早你別幫忙了。那些都是已經繕好了的，

你又勸它做什麼？別弄到越幫越忙。

父 我給你整理整理還不好嗎？

母 你有這功夫，還不如去看振寶，我就是怕

他忘記了帶藥。

紅 您放心，丁太太，他不會坐病的。你看二少

爺不是很好嗎？就是有傷風流鼻涕，前線有的

是蚊咬腫，我們婦女抗敵會裏，沈小姐教的調

經理，就是開藥看醫。

父 真的，女教前兩天不是說，振寶出賣的詩家

袖要來送行嗎？我卻忘了。

母 小紅，今天早晨你來的時候，見到她了嗎？

紅 見到了。她今天到的特別早，她忙着把賣家

的事情安插安插，就要來的。

父 如今的小姐們也跟以前不同了。就說克敏吧

，她件事比我們男人還要少，還要好。

母 你別囉嗦了，快去看振寶吧。

父 我想振寶打了仗回來，就和克敏結婚，你說

好不好？

母 我不早就這樣說嗎？誰說不好？

母 這還光得立立等功勞嗎？（正欲下）是誰來了？

外 而有人叫門。

紅 許是沈小姐吧？

母 對了，一定是京敏來了。

(錢守之上)

錢 錢守，你好嗎？大嫂，你好？

母 託福，託福。錢先生你好。

母 守之，好久好久不見你了。我也是窮忙，錢

沒有空去看你。今天是那陣風把你吹來的？

錢 咳，快別逗啦。稿是我送信的害處，上了一

個大當。前兩個月碰見一個算卦的，叫做什麼

「張半仙」，他說什麼這回打仗，全是劫數，他

教我往西南方去，才可以避掉和光之災。

母 你聽他的話沒有呢？

錢 是不聽他那套鬼話就好了。我當時發了昏

，信了他那套鬼話，才上了這麼一個大當。我

們全家逃難逃得病倒了兩口子。糟塌了不少的

錢，沒辦法了，歸途只好又回來了。

紅 錢先生，您方才說那測算卦的叫什麼？

錢 他自己吹牛，說他叫什麼「張半仙」，哼，這

「半仙」啊，我會他連半個狗都不如！

紅 對了，這個人我認得，丁二爺出錢的前一天

，這個算卦的還騙過我們兩個燒餅呢。

父 哈哈，他還騙過你們的燒餅！這些東西的鬼

話真是聽不得的。

錢 這也不能完全怪張半仙。從今以後，我再也

不迷信了，我再也不信算命打卦了。

母 好極了。我從前也是相信算卦的，可是現在

叫克敬他們勸的，我也明白了。說是「人」怎麼

一來，「天」就怎麼變了；我聽，這句話怎麼說

來着？你再說說看！

父 哦，你說的是「人定勝天」呀。這倒與咱們中

國的一句老話。就是說，只要人能够發奮了則

步，就連老天也不能奈何他，也得讓讓他。

紅 我聽沈小姐說，外國也有一句話，叫做「天助自助」，是說一個人只要自己爭氣，自己努力，是不愁不成功的。我們這回跟日本打仗，也是這個道理！只要我們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！

錢 小遠，這位小姑娘怎麼一向沒有見過？她是誰呀——？

父 是南門外一品香茶館老板趙伯伯的女兒，名字叫小紅。

錢 哦。（看見桌上的繡線）大嫂做活麼？這許多衣裳，是不是——？

母 是麻勞前線將士的；也可以說是慰勞振東跟他那些伙伴的。

紅 也不知道我們的這件衣裳能不能够穿到少奎

身上！

父 穿在那個將士的身上不都是一樣嗎？他們也是保衛祖國土地的好男兒。

錢 是啊，這話很對。這個年頭可真不同了，「好男」也非當兵不可了，你不打人家，人家就打你囉。（掉轉頭）聽說振東當了兵，今天就開出去，我是特意來送行，壯壯他的行色的。

父 不敢不敢，他一個小孩子。守之，你說給振東送行是萬萬不敢當的；要送全團將士出發，我倒還極願贊成。我們寶子外面那塊操場，你不是知道的嗎？待會兒他們就在那裏集合出發。

錢 寶呢？他現在在什麼地方？

母 他在屋裏換衣裳呢？

錢 我去看看他，（舉步欲走）

父 你不必客氣，我叫他來好了。（呼喚）振寶！
振寶！

錢 不用叫他了。還是我去看他吧。

父 好，我陪你去。

（父、錢同下。）

母（向外）振寶收拾好了，你就叫出來罷。（對

小紅）唉，這位錢先生的送葬也還算可以的
了。

紅 迷信的人不上一回大當，他定永遠不會明白
的。

母 唔。——克做怎麼道不來？

紅 我想也就要來了，就印套喪時發生了什麼
事情。（傾聽）你聽，雨是落來了。

母 可不是，腳步聲響得真響。

（沈克敏上）

沈 伯母。

母 唉。可真事你忙的了，克敏，老遠的跑了。

；自己人還弄什麼呢？

紅 丁太太正惱着您呢，跟我念叨您怎麼不來。

母 你的事情還完了沒有，克敏？

沈 辦完了。振寶大有預備好了沒有？

母 預備好了，他這就出來。你坐下呀；聽說你
在看護調控珠裏講演都是站着的，難道你還沒

有站够不成？

沈 我不累。（坐）伯母，這些衣服還差多少件？

我幫你們的忙。

母 不必了，只差幾件了。今天一定幫襯起完的
。你歇一會兒吧。

（小紅敬茶）

沈 拜謝你，小紅。（向伯母）我回去做做

實了，鬧不住。正好解個悶兒。

母 你也真是，鬧放下了那邊的，又忙上了這邊的了。

(外面叩門聲)

紅 外面有人打門，也許是我表哥來了。

沈 多半是他。

母 你表哥不就是方邊升嗎？好像你對我說過，他也是今天開出去。

紅 對了。他耀光招兵不實在，非要到前線去殺兩個鬼子才甘心呢。

母 報館裏的杜先生來了。

(杜上，手裏拿着幾份報)

杜 大嫂，府上幾金兩萬元的新聞，報報已經登

出來了。

(遞給了母一份通俗白話版。沈跟小紅回房)

母 媽，你們報館裏真叫快！

杜 這套新聞總算讓我們通俗白話報佔了先了，可是這也是跟府上熱誠的緣故。不過最感到明天，別的報上也就登出來了。

紅 丁太太，你的眼睛看小字看不慣，我拿給你看。
德吧。

母 乖孩子，你念給我聽。

紅 (念)「商民熱金踴躍」，這是大題目，下面小題目是「愛國熱忱令人欽佩」。『自欲金踴躍』開以後，本市商民深明有錢出錢之意，紛紛解囊，情況熱烈，且日趨抗戰後援會捐款者，絡繹不絕，仰各報館之代收處，亦皆從濟不絕。

(丁父與錢同上)

父 一鳴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

杜 回來，剛來。饒老先生，這一向少見了。

錢 顯，別提了。都是怪我，已太，太不——咳

，別提了。

杜 敢問是什麼事？

錢 說起來叫人——咳，別提了，不然回頭你再

給我在報上登一段，我可更受不了啦。

父 嗚，今天新軍出發，你又發忙一陣了吧？

杜 是呀。聽說就在外面操場上集合出發。我

一方面給振寰送行，一方面是來採訪新聞的。

母 (對丁父) 振寰收拾好了沒有？

父 他這就來。

杜 致遠，你獻金的事，我今天在報上表揚了一

番。

父 嗚，我也不過是些漆國民的天職罷了。又有

什麼值得表揚的？

杜 喪善貶惡是新聞界的責任，我也不過是略盡

天職罷了，哈哈！

父 報在哪裏？

杜 丁先生，給你。(小紅把報交給丁父)

杜 這放在這裏。

父 (念)……本市商人丁致遠，平日辛勞經營

，家僅小康，此次聽於倭寇侵我日寇，後方民

衆踴躍輸將，以支持長期抗戰，日昨將歷年

積蓄兩萬元，撥數捐獻，愛國熱忱，洵足令

欽佩！

母 我們捐的不算多，叫杜先生笑話。

杜 大嫂說那裏話，大家見了這段新聞以後，人

人都要稱贊你們呢。

父 我們正慚愧捐的太少，一鳴，經你在報上

麼一誇獎，我們更慚愧了，振寰就要出發了，

我這叫他看這段新聞，歡喜歡喜，打起仗來好

更加賣力。(呼)振寶！振寶！

呀 我去叫他。(下)

(外面歡呼聲)

杜 你們聽，外面是什麼聲音？

父 好像人很多。

杜 一定是歡送的民衆來了，我得去看看。我這

，錢老先生，失陪了。(走到一半被錢叫住)

錢 一鳴！

杜 (停住腳步)什麼事？

錢 我要問問你，問問你——哦，不，沒有什麼

了。

杜 好，回頭再談吧。(下)

錢 我這，你一共捐了多少錢料？

父 我呀，不多；捐了兩塊錢。

錢 捐了兩塊錢嗎？報上一登，你的榮譽可大

了。我這回送雜，咳，別提了。一共積捐了五

千塊錢哩。早知道，咳，別提了！——也不是

人家張半仙，只怪我自己不好。

(張半仙改裝上，一面兜攬生意)

張 (仍不脫江湖氣)大家請看打日本新文冊，

快讀打日本唱本呀，請看「八百壯士，三個小

兵；血戰盧溝橋，收復台兒莊」呀。還得讀「志

樂先一門忠烈，汪精衛賣國求榮」。您說說，成

從光勳侯，包龍圖打東洋；梁紅玉助戰黃天

蕩。當可秀被密匿鳳城」，這都是好故事，每

文章，包您看了開胃口，助消化，延年益壽，

免厄消災。這邊是「蝴蝶，殺敵報國；岳飛，

古城烽火」；這邊是唱出戲的「陣壁英雄狗頭

狗。汪精衛遺臭萬年」——他說得正熱鬧，大

家裏總得出神了，小紅纔發覺，認出了他是誰。

紅 假裝兒，假裝兒！喝，好大號兒！我當是

誰，原來是張半仙啊！

錢 什麼，張半仙？——

張 不是張半仙，您老，我現在叫張學仁，您聽

（指招牌）張，學，仁；專賣打日本新文小唱本

兒，抗敵話劇，什麼都有。

錢 你害人害慘了是不是？現在倒愛熱鬧來了！

張 叻！只准您愛鬧，就不准我愛鬧呀？自古道

，老先生，「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」，我不是從

前那個胡說八道，混飯吃的「命先生」了，我是

黨軍中若民團的頭等大團民，我賣打日本新文

，我也要盡我國民的天職啊，老先生。

父 聽得難得。

張 丁老先生是個好人，兩位少爺當兵，自己又

捐款兩萬元，誰不稱贊。我今天特地來兜攬生

意的——對不起，恕我不答覆，一直走進來

了。我這唱本，內容既有趣，文字又淺顯，前

的都是我們打日本的光榮史。價錢公道，一毛

錢一本，您把他都買下來，分給大家，也是一

件好事。

錢 你倒生財有道，真會做買賣呀！不過倒是說

得對；我來買。你有多少？我都買了，回頭送

到我家裏去。

紅 這是錢老先生，東坡錢學詔的錢彭先生。

張 知道知道。錢老先生熱心愛國，——

錢 別說了，走吧。從今以後，你可別再算命呀

就夠了。

張 嘻嘻嘻嘻，不算命了，也沒有人叫我算命了。

（同錢下）

嫂（向小紅）剛才那是誰呀？

紅 張爭仙。有意思，哈哈。

（母、寶上。）

母 酒已經燙好了，請吧。

寶 兩位老人家這樣操勞，叫兒子心裏太不安了。

母 給你訂了前線，我想操勞也不行了。就盼望

你在外兩平平安安的，早早把鬼子趕跑了，眼

張京一齊回來！

寶 別放心，我忘不了您的話。

父 好了好了；來，來，來，大家痛快的喝一杯

吧！克敏，小紅，你們都來啊。

沈 我不會喝酒。

父 還是給振寶餵行，給出征的戰士餵行，不會

也得勉強喝一點。

母 小紅，你也來了。

紅 好，我還就來

（丁父、丁母、振寶、同人們）

沈 小紅，我們也去敬一杯吧。倒不在乎喝多嗎
少，要緊的是意思。

紅 好。（沈剛去了兩步，就把沈叫住）沈小姐
，振東有信嗎？

沈 沒有。還是杜先生帶回來的那一封。少雲呢？

紅 也沒有呀。叫人心裏怪怪記的。

沈 不緊不緊的。你往實裏想想吧。杜先生不說是他
們的隊伍打得非常好嗎？

紅 報上也都這麼說。

父（在內）克敏，來呀。有什麼話回頭再說，

酒都快涼了。

沈 我們進去吧。

(沈、紅、向下，價廉傳出歡笑的聲音，片刻，母上)

母 (走到桌旁，拿起衣服來看，放下)

父 (從窗隙出) 你怎麼一個人出來啦？

母 我看見克敏，更想起振東了。

父 誰不想啊？老二打仗沒回來，大家傷心了。

母 振東一走，家裏冷冷靜靜了。

父 要往遠處一想，也就不難受了。等我們的

日本鬼子打跑了以後，就可以永遠過太平日

了！

(廿一鳴匆上)

杜 振東回來了！振東回來了！

沈 (從內跑出) 什麼？誰回來了？

杜 振東回來了。超虹，千里，還有小紅的爸爸

對：的張金榜，都回來了！

母 什麼，振東回來了？

父 一鳴，你別開玩笑了？振東怎麼會回來？這

麼快呢？

紅 (從內跑出) 少來啦？

沈 (從內出) 振東回來了？真的嗎？

杜 真的！我還騙你個嗎？

母 在那裏？

父 他在什麼地方？

杜 他在操場那裏給大家包圍了叫他們請到作戰

的經過，大家正慶祝他呢。

(外面傳來歡呼的聲音，「抗戰將士萬歲！」)

「抗戰勝利萬歲！」「中華民國萬萬歲！」聲

聲)

(振東戎裝上，大家樂成一片)

東 爸爸，媽媽！

母 孩子，你回來了。你可真回來了。

東 大哥，大嫂，杜先生！

嫂 振東！

東 做？

沈 唉！

紅 丁先生，你辛苦了。

東 你也在這兒，小紅，少奎也回來了，他先回

家去了。

母 孩子，你可回來了。你過來，讓媽媽摸摸你。

（摸摸東）孩子，你瘦到不瘦，就是黑了許多。

父 （對母）你光顧了跟他說話了，你也讓他坐下

，他一定很累了。

母 唉，可不是，我也喜歡糊塗了。孩子，你坐

下。

東 媽，我不累。

沈 （遞給東一杯茶）振東，這茶不太熱了，你

先漱漱口，潤潤嗓子。

母 還是你會疼他，克做，——你鴨明天就結婚

吧。

沈 （含羞）伯母，你太高興了。我給他打洗臉水

去。（乘機下）

東 大哥，剛才聽一鳴說，你就要出遠了？

喜 對了。你來得正好，我們弟兄倆見一見。再

是再過一會兒，恐怕就錯過了。

東 你們往哪一邊開？

喜 我們往北邊開，担任修路的工作。

東 好極了。不久我們倆也許可以在路邊裏見面

了。

父 怎麼？你還要往北邊去？

東 是的，爸爸。我們這一幫子在東邊橋上打磚

很好，消耗了敵人不少的兵力；奉到命令調回來休息補充的。近來北戰場打得很緊，我們多半要調到那邊去。

（廿趁剛才他們談話的時候，記載新聞。現在見到他們一家子愛國的熱誠，不禁讚嘆。）

廿 兄弟從軍，因家愛國！府上真可以算得是模範家庭了。明天我一定在報上大大的表揚一番。

寶 一晚，愛國是國民的天職，當兵是男兒的責任，還有什麼值得勞你表揚的？

廿 像府上這樣深明大義的，固然非常的多；但是醉生夢死的，也還不在少數。我剛才在旁邊看着很受感動，要把府上這種情形表揚一番，好激勸別人！這是我們新聞記者的責任！

母（打断廿的話，向父）振東還沒有吃東西吧？

父 對了，對了。（向母）我們給你哥哥餵行，正好大家樂一樂，痛快痛快。

廿 等將來把日本鬼子打垮了，那時候，就更痛快了。

母 振東，你可受疼了苦了也。

東 一點也不苦，媽。吃的事的雖然苦一點，精神上可是快樂極了。回家來見到家裏頭的情形，更覺得快樂！

寶 超紅呢？千里呢？

東 都回來了。說不定他們一會兒就來。我見到家裏的情形，真快樂極了。

廿 振東，索性再叫你高興高興吧。還忘了告訴你，令尊獻金兩萬元呢！

東 爸爸，你獻了兩萬塊錢？

父 廿先生還登了報呢。

東 爸爸獻了兩萬塊錢，哥哥當兵，媽給前線的弟兄們縫衣裳，克敏教看護訓練班！我太高興了！

（沈上）

沈 水預備好了，你去洗洗吧。

母 振東，你先去敬你哥哥一杯吧。

東 當然。

母 你有多久的就擱呀？

東 大約有半個月的功夫。

母 致遠，我就趁振東這回回來，把他跟克敏

的親事辦了吧，他們小倆口也好有個照應，你

我也省了一樁心事。

父 我心裏也是這麼想。

東 忙什麼呀？等我把敵人趕跑了，回來再結婚

也不遲。

杜 振東，你趁現在結了婚，高高興興，打仗更帶勁！

沈 杜先生別開玩笑了。

父 杜先生不是開玩笑，杜先生的話有道理。

杜 恐怕沈小姐也是樂意的吧！哈哈！

母 再待一會兒，酒恐怕要涼了，你們這是一邊

吃一邊談吧。

父 一鳴，你先請。振東，振寶，你們都來呀；

小紅，你也別客氣。

（衆陸續入飯廳，只剩下振東與沈克敏。）

嫂 振東，來呀。

母 他們倆好些時候不見面，當然有些話要說，

讓他們說說罷。就來呀！（下）

東 唉，我就來。

（衆下。優伶女爾做出樂聲）

東 真自，你懂我嗎？

沈 我問：我先問問你，你想我不想？

東 （迴避她）我不想，你呢？

沈 我不想你。可是——我不許你不想。

東 爲什麼？我爲不想！

沈 你想！你想！我偏叫你想！

東 我想，我想。好妹妹，我不想你，我還回國來嗎？

沈 你臨走時我們說的話快要中了。下一次你再

打了勝仗回來。騎在高頭大馬上，多麼威風！

東 到時候你怎樣來歡迎我呢？

沈 我送你一大把花，我給你牽着馬，你說好

不好？

東 好是好，可是還不夠。

沈 爲什麼還不夠？你還要我給你什麼？

東 請還要你給我什麼？你懂的。

沈 （爲難）我不懂。

東 你懂的！

（二人擁抱接吻，小紅在後面）

沈 哦，對不住，我出去看窗簾打鬥。

東 不要緊的，小紅。

沈 討厭！什麼要緊不要緊的？

東 小紅，你別走。

沈 什麼事？

東 你看真敬美不美？

沈 討厭！

紅 美，美極了。

沈 我不理你了，我哭走了。

（沈正要走，楊少奎上。）

楊 小紅！

紅 少爺！(二人擁抱。)

楊 可見着你了，小紅。我一到家，就打聽你，聽說你在舞廳夜總會，我跑到會裏，又聽說你在這兒，我一口氣就跑來了。

紅 我正在想你呢。在人家這兒，也不好意思去

找你去。(少頃)你在前線勞苦功高的吧？

楊 這快樂呢！他們整天拿我開心！

東 你看他傷多親熱，克敏。

沈 少寶呀！你比從前高了，結實了，黑了，可

是也比從前壞了。

東 你哪？

沈 我嗎？我這差跟從前一樣。

東 你比從前——

沈 我比從前怎麼樣？

東 比從前漂亮了！

沈 振東！

東 克敏！(兩人再擁抱)

楊 你看着人家。小紅！

紅 少爺！(二人也再擁抱)

(李超紅，徐千里，趙伯平同上)

李 喝！演電影啦，你們兩對！

徐 伯平，什麼時候喝你對家的喜酒呀？

趙 哈哈！明天我請。

李 大家快出來聽呀，這兒演外國電影

快來呀！

楊 超紅，你嚷什麼？

(衆從後廳出)

父 超紅，千里，伯平！你們都學壞了。

趙 李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

快 老伯伯呀。

父 還好。振東多勞諸位照顧了。

趙 丁先生，你別客氣。

寶 趙姐，你附才讓什麼？

李 我叫你出來看電影啊。

嫂 笑話！李先生真會說笑話，哪裏來的電影呀？

李 已經閉幕了。其實大嫂和振寶也滿可以接著

演一段。

衆 哈哈！

趙 丁大老爺，剛才在外面聽說你今天就要開出

去，我們特意來給你送行的。

寶 不敢不敢。

東 我大哥也是往北邊開，不久我們大家都可以

在一起了。

除 那太好了。

趙 那末我們還是在戲場裏見面。

寶 好，戲場裏見！

李 也許不久我們的親戚和朋友，都跑到前線，

和我們在一起了。

東 那太痛快了。

父 看見你們這種高興的樣子，我很不得也去嘗

其！

振 爸爸在家裏照顧生意，也够辛苦的了。

〔方連升上〕

方 振寶，預備好了嗎？

寶 預備好了。

紅 表哥！

方 唉，小紅。再見吧。

東 弟兄，我們可見面了。（東與方熱烈握手）

方 〔見到趙伯年〕姑丈，你附什麼時候回來的？

趙 我們剛回來。

方 可是我們又將分手了。

趙 不要緊，我們戰場上見！

東 等到我們又打了勝仗回來，大家聚會的日子多的很啊。

李 對！

徐 這話對得很。

父 方先生，振寰還得多勞你照顧。

方 你放心吧，丁先生，一切都由我呢。——時

候已經到了，就要出發了。

父 振寰，歸途你酒也沒有吃好。

寶 已經够了。

李 「勸君莫道一杯酒，好土前線殺敵人」呀，哈

哈。

寶 你都預備好了，連升？

方 預備好了。你有什么帶的東西嗎？

寶 都放在背包裏了。

李 大家不要忙，先聽我唱一段，

「這一寨，老和少，一心愛國真地道。大爺是小軍官，正在前敵放槍砲。二爺也去投了軍

，學使飛渡滿天鏡。三爺……」

（衆人哈哈大笑，有的打拍子，有的敲鑼）

父 哈哈，太好了！一寨子都當兵！

（外面集合號聲忽起）

寶 到了時候了。爸爸，媽媽，我走了。

父 你可常來信呀。

母 吃飯穿衣裳都要小心。

寶 我知道，請您放心。（對嫂）你好好孝敬爸爸

媽媽。

母 你放心吧，家裏的事有我呢。

方寶 (一一握手) 弟兄們，再見！

衆 再見！戰場上見！

東 (高呼) 抗敵勝利萬歲！

衆 抗敵勝利萬歲！

衆 我們送一送。

(搬運與方同下。衆隨下，臺上只餘了餘慶)

丁嫂

(進行曲。丁母丁嫂在窗口揮手巾。進行曲繼續不停，直到四衆送出劇場為止)

——幕——

附 錄

本劇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由本校
 第二十九屆大公演，在四川江安本校劇場初次演
 出。茲將職員演員名單列后：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導演者 | 余上沅 | 丁振寶 | 李乃忱 |
| 編劇者 | 楊村穆 | 丁毅 | 陳良韻 |
| 布景設計 | 陳永偉 | 沈克敏 | 夏光華 |
| 音樂指導 | 張定和 | 李超虹 | 任德昭 |
| 編舞指導 | 吳曉邦 | 錢守之 | 胡智對 |
| 演員 | | 徐千里 | 賈東 |
| 劇中人 | 扮演者 | 杜一鳴 | 寇嘉福 |
| 丁振東 | 耿 健 | 趙伯年 | 劉厚生 |
| 丁致遠 | 喬文彩 | 小 紅 | 傅均萍 |
| 丁 母 | 趙組如 | 楊少奎 | 蔡 顯 |
| | | 張半仙 | 楊育英 |
| | | 方連升 | 張世禮 |
| | | 張既長 | 林頌文 |
| | | 孫得福 | 葉燕豐 |
| | | 魏狗子 | 何怡安 |

後記

余上沅

抗戰開始後兩個月，國立劇校奉命組織巡迴公演劇團，全體員生集中長沙。那時因為劇本缺乏，大家都分頭忙著趕編。我們先得後方重於前方，要在後方宣傳得法，軍事勝利才更有把握。兵役宣傳是其中重要的之一，我很想編一齣專門針對着這一方面的劇本；但苦於要應付許多事務，我一個人是不容易担負這件工作的，雖然我有了一個劇情綱要。同事中有一位王恩曾先生，他不但是具有編劇經驗，並且比較還可以抽出執筆的時間來，於是我就約他合作。

在我同他說明劇情大意之後，思曾非常興奮，願意採取由我口述概略，由他放大擴充，並由他寫初稿，由我提出意見，再共同討論，修改。「從軍樂」的前三幕都是用的這個方法。第四幕可以說完全是他的創見，我直到演出時才盡了點我應盡的修改責任。

兵役宣傳和其他一切宣傳一樣，也具有它的特殊困難，在中國文學裏面，對於兵役，似乎反宣傳還要多些。所以梁士公讀陸放翁集，便有這樣的感想：

詩界千年陸廢風，兵魂銷盡國魂空；

集中什九從軍樂，亘古男兒一放翁！

及至抗戰開始以後，「好男要當兵」的觀念，才漸漸養成，然而在我們當時決定編這齣劇本的時候，「從

「軍樂」三個字，確是極有大礙疾呼之必要。張君勱先生當時所發表的「日本對華作設兵力之推真」一文，更可以作一個警例，（其大意在本劇第一幕由丁振東演說了）。我們既然需要大其的軍隊，便不能不鼓舞大家的精神，堅定大家從軍的志願，並且要大家相信從軍不只遠遊了國民的天職，而且還是一件快樂的事，救亡工作是可以笑笑嘻嘻快樂樂樂的去幹的！

在各方面說，本劇可以說是十分平淡，——如果有好的地方，都是思曾的貢獻；如果有不妥的地方，到是應該我負責，因為我比他幾致大些，經驗多些。而況當我肯選定了一個限制，希望兵用些容易上演的典型人物，每一幕都可以單獨演出，並且不可限制演出的方式，要演出時有絕對的伸縮性；這對於編製的自由是少有點妨礙的。但是思曾太客氣，在工作進行上，他幾乎十回就有九回都依從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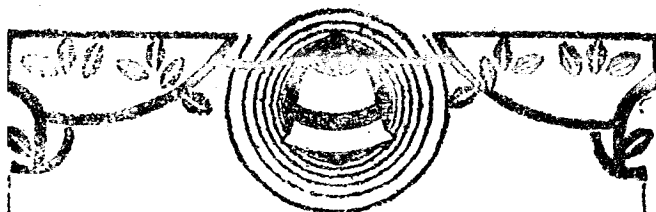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七年春，劇校遷至重慶；此時本劇仍未脫稿。又因為思曾就了旁的職務，不在劇校了，完稿更不容易。一直到了那年夏天，「從軍樂」才算完成。劇校同事打算排演，我總覺得須加修改之處尚多，不願演出，而且在預定的計畫中，已經排列了其他的劇本。不必趕忙。

編置了很久的「從軍樂」，在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，才由劇校在江安初次演出。負責導演的楊村彬先生，負責佈景設計的陳永偉先生，以及我個人，事前都有一個共同的觀念：我們覺得為了增進劇本的宣傳效果，為了發揮劇本的精神，更為了實驗我們在演出藝術上的一種理想，我們要採取一個新的方法。這個方法得了劇校演出委員會的贊許，尤其是在村彬的靈敏手腕之下，終於得到了非常圓滿的收穫。

在「戲劇是綜合的藝術」這個原則之下，常常不容易找到一個顯明的例。一個演出，如果在歌（或樂）與對白（或動作或姿態），樂（顯著的與不顯著的），三方面都能够融合成一個整體，並且和佈景、燈光、以及在劇場裏看得見、聽得見、感覺得到的一切，都打成一片，造成一件天衣無縫、獨立存在的藝術品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「從軍樂」的演出，自然不敢說做到了這一步，但是它的傾向，它的可能，是屬於這一步的。我相信拿它做個啓示，做個基準，繼續不斷的努力是可以走出新路來的。

因此在「從軍樂」的演出上，我們強調了歌、舞、樂，並且顯示了佈景與動作的密切關係。張定邦先生這次對於樂與歌和吳曉邦先生對於舞的熱忱與貢獻，都是使我欽佩的。假使此月的演出真能在戲劇上發生若干影響的話，那更足以證明戲劇這個特殊藝術的性質，和它對於分工合作的要緊了。

此劇於二十九年四月又由劇校在重慶演出，並且加了一個以舞蹈爲材料的尾幕，強調了音樂的氣氛。我希望本劇的讀者和觀衆，都能增強從軍快樂和抗戰必勝的信念。那不但使我們的個人之樂，也可以說是兵役宣傳之樂了。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

國立藝術學校戰時戲劇叢書之五

從軍樂(四幕抗戰喜劇)

全二册 實售價每册四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郵費)

發 行 所	印 刷 所	發 行 人	編 著 者
正 中 書 局	正 中 書 局	吳 秉 常	余 玉 思 沅

(1265)

重慶市圖書館雜誌社

